



10111

明臣奏議卷之九

綿州 孫桐生

受業

林懋森

仲升甫

校刊

巡按遼東申明欵議疏

萬曆三十七年

御史 熊廷弼 江夏

題爲欵議原圖修備謹申明本意以便地方遵行事遼左自去冬起議謀搗以致彼眾怨憤殺我軍民陷我城堡建人因而乘機窺逼擁兵壓境臣不忍生靈之慘毒尤懼東西之結連不得已急議欵撫而本兵督撫見邊警之日劇戰局之難收亦遂皆以復欵爲事蓋審時度勢事固有不得不然者昨接邸報見科臣宋一韓等疏陳兩河戰欵機宜其大旨在河西者謂戰則禍小而速欵則禍遲而大戰存春秋之義欵蹈請和之愚杜松決戰而事非心是馬拯稽欵而事是心非在河東者謂募勇敢勤訓練整器械給戰馬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三十七年

一

81X

等項固是正經之策而以力勝尤當以計勝凡所以揣情摩勢申前說而擴後算者亦既纏纏無遺矣第中間事體尙費商量內如計勝建中諸欵委如科臣所料臣與撫臣亦曾皆算及之然尙有一二出於科臣所料之外而不可以語人者幾事不密則害成建中奸細頗多未便如科臣顯然明洩其事臣不敢言也杜松馬拯心事是非之辯地方自有公論撫臣巡道皆科臣一韓鄉人相知而年雅者也科臣試一私問之而撫道試一私言之胸中自然明白公案自有歸著唯是所論戰欵關係地方利害重大當此事難結局之時撫道方惴惴焉以爲憂而一見此報莫不相顧錯愕詭不欵則地方無一可恃而欵則又恐釀遲大之禍蹈請和之愚倘一渝盟異日以成敗利鈍論者但願戰不願欵而傳之罪拔前寬後進退維谷臣又安得不將議欵本意一申明之使地方諸臣便

於行事而且以解科臣之憂耶臣惟籌邊之策雖無出戰款兩端而總之以守爲本以暇爲乘乘暇以修守所以待戰而固款也以守爲戰是爲真戰見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爲不可勝而後戰者也非如用不測以保難勝割偽級以誇首功此科臣之所謂戰而非臣之所謂戰也以守爲款是謂真款彼服則款不服則不款操其權於我而後款者也非如疏云用搗必至於報怨報怨而復歸款議此科臣之所謂款而非臣之所謂款也往時舊鎮撫以款爲主割地糜財以啖其欲數年之間苟幸無事既幸有其暇矣無奈狂款偷安弛不設備事事做壞以至今日然猶幸及臣與撫臣抵任之初邊境稍帖私冀一日之暇可以措手而遼事尙可爲也乃無何而有謀搗之役矣當事者但知懲舊撫鎮狂款之過不度已力不審彼勢倚任一將匹夫之勇而務以戰矯之矯之而至於殺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三十七年

宮軍陷城堡父老兒女肝腦塗地反爲狂款者所竊笑而且藉以飾其割地媚人之罪又心以今日之敗爲快謂遼東一塊土鎮此者果非吾李氏不可也興言及此可勝痛心由前言之以暇爲暇是爲狂款而忘戰由後言之以暇成不暇是爲矯款而輕戰此非款之過也由有暇而不善用款之過也至於今西報怨東弄兵應接不遑足慌手亂求一暇而不可得矣臣因伏而思曰暇不暇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亦顧人之作用善討便宜何如耳誠使宣諭得法款撫得宜當此勦勦之時覓一閒暇之會以練我士馬精我器械葺我城堡修我險阨清屯鹽以佐餉飭馬政以資軍收拾驛遞以無累營伍撫恤窮民以漸培本根而又隨宜駕馭不失我操縱之權多方間諜盡破其勾引之計凡有深謀密畫不可語人者皆得從便豫爲之所雖異日終不無敗盟之理然一年甯帖則得一

年之暇以修吾備兩年甯帖則得兩年之暇以周吾防待我安排  
布置一一完備則伸縮在我任其所爲而吾皆有以制之縱使他  
日禍遲而大如科臣所慮者亦不過如今日大勝堡之失事而已  
而又有加乎况狂款弛防者尙不得此禍而乘款修備者豈宜復  
有此事臣日夜算此有利無害可使城堡不至破陷可使軍民不  
至殺掠可使供億不至乏絕可使人馬不至損傷可使地方無內  
潰之變而皇上無東顧之憂種種便宜吾於閒暇中得之然則款  
何負於地方哉是臣議款之本意實在於此蓋先爲不可勝而後  
戰戰可常勝雖報怨吾不以爲懼也操其權於我而後款款可常  
固雖敗盟吾不以爲意也此臣所謂眞戰眞款者所以修備而待  
戰非以忘戰而釀禍也不然如臣前疏所云養精蓄銳以戰境上  
者謂何權整傲弱以應急著者謂何增兵募眾以圖戰守者謂何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三十七年

三

夫豈忘春秋之意蹈請和之愚遜壯士裹革之心而乏臣子敵愾  
之志者哉乃臣方欲用款以修備而科臣則謂議款以釀禍臣方  
欲留人以任款而科臣必欲破款以逐其人似此執異誰敢擔承  
若使目前之款致難終事必將曰吾固知款之不成而按臣主之  
今果然矣臣且不免於今日之咥議又使將來一或渝盟又必將  
曰吾固知盟之必敗而按臣主之今且驗矣臣復不免於他日之  
追求是臣以局外議事之人尙不免首尾是畏况撫道有局內任  
事之責甯不益手足無措哉且天下事爲於未壞之前其力易收  
於既壞之後其力難而况今日之事不但議戰難議款亦難撫臣  
爲此焦心勞慮望眼欲穿道臣爲此羈留不得完結近督臣差通  
使送與彼好者八名來還議款而拱免竟不與一見撫道頗以爲  
慮臣曰此不過知我所急在款而故作此態以要我耳我若急急

欲款則必反爲所輕而款亦不可久吾且緩不與通若爲絕之之狀以示我不甚要緊之意彼力絀於糾合氣平於殺陷欲滿於據掠計在屬厭之時而又恐失我市賞之利將必差使求我而我遂因而應之如其索我而我又因而緩之隨機應變必得其要領以爲控馭而後伸縮遲疾之權皆操於我而不爲彼用是款之爲說臣亦不過欲立一定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折一面整頓而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焉者是蓋未可取必於早決也正所以覓閒暇修守備而成其所爲急也守備旣修然後操縱由我從此服而釋之攜而取之進退攻守惟吾所爲而無所不可今雖議募萬人遼左人稀豈能一呼卽應卽應矣買馬製器繕甲編伍豈能一事取辦事事未集而遽欲早決機宜東間西謀以重其疑畏而促其侵叛臣不知遼之所終矣宋元吳將稱僭使人來告以探內意

###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三十七年

四

時朝議遽行削奪下詔征伐惟知制誥吳育以太平旣久兵戰不息乞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爲便朝議皆以爲怯其後連年陷將覆兵始悔不用育言欲求一暇以行其策而不得臣願於今亦宜撫之惟只募兵訓眾行以安詳處若無事以徐圖其後且無先露權奇而效他日有不用育言之悔是則臣之本意而已臣非與科臣異也趙充國屯田於邊所善者勸其以功歸強弩破羌兩將軍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一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者卒以其意對今之款事關係封疆利害臣本親見非出臆度何敢忌諱且巡閱將竣而瓜期近矣若不趁在事之日一申明其本意而使之堅確以要其成萬一成行之後地方諸臣搖於中制亂其本圖仍啟兵端復開邊釁而且以他日之戰爲今日之款實釀之臣卽不敢辭罪但恐

殺降之功不可再誇大勝堡之慘不可再見增兵兌馬添餉之事不可再得是在言兵者一深思之耳若夫天肯祚遼東西俱聽撫款果得數年甯帖數年閒暇亟趁此時大修守備嘗膽枕戈以發其憤破釜沈甌以決其勝拯焚救溺以急其事而不取一刻錯過一事苟且以弄虛文致釀大禍如科臣之所慮臣且藉是以酬一念之苦懷而免他日之遺議此則督撫鎮道之事而臣愚不敢自必其後者也伏乞聖明裁察施行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三十七年

五

題爲瓜期已及勘局未完乞檢原疏付廷議以正國法以重封疆  
事去年邊撫鎮趙楫李成梁以棄地媚邊事情爲兵科所發蒙旨  
選差御史往勘而臣以不才謬承茲乏間命而馳介身異域衝霄  
冒險按圖考冊者三閱月而始竣於是擬楫與成梁以入可斬之  
罪竝追論閣臣李廷機樞臣蕭大亨按臣何爾健康丕揚及科臣  
之不早駁正者事核情確竊謂可以仰副明旨俯畢微分朝拜疏  
而夕報可不謂留之至今也臣愚伏思去年十月皇上爲何遣臣  
今年十月臣且憑何復命實凜凜焉以不稱任使是懼然竊異夫  
皇上何不即置兩臣於法而甘以封疆爲媚人者資也皇上如此  
不惟失封疆且失法矣方臣往勘而人人爲臣危也謂成梁伎倆  
通神觸者立碎而臣輒應之曰有皇上之威靈在今皇上之威靈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三十七年

六

LOL

不以省勘疏而以下辯疏是使使兩導也法臣力而執諸原皇上  
緩而縱諸朝而執法者懼矣今後誰復有秉公持正拚身命而擊  
權力者而皇上何以使臣下封疆者九邊之樣子楫與成梁者撫  
鎮之樣子而九邊撫鎮又直省衛郡州邑守土者之樣子也彼習  
見夫棄地者之今日而吾亦可效此也此非所以教天下也假使  
城郭之臣棄城郭封疆之臣棄封疆社稷之臣棄社稷而皇上又  
何以馭天下且夫封疆者祖宗之封疆非皇上所自立之封疆也  
而兩臣棄之使皇上不能守法者祖宗之法非皇上所自立之法  
而兩臣散之使皇上不能正兩臣之得罪於祖宗亦大矣竟晏然  
無恙而皇上又何以對祖宗前者臣於勘末請諸焉以敬祖宗保  
成業之大孝望皇上尊朝廷守法度之大忠勉廷臣而惟恐一涉  
狗縱使祖宗之法當皇上之世而失之蓋已早慮及此而不虞壞

法亂紀果自朝廷始也其亦可歎之甚矣今日之事不急處措與成梁等何以對祖宗在天之靈何以馭天下生殺之重何以堅中外守土者之心而至於雪嫂詞之辱謝軍民之恨懲欺枉之奸激將吏之氣消邊臣之釁皆於是乎係之是烏容一日可緩哉朝廷處分日緩一日則兩臣伎倆日多一日國家紀綱日壞一日則天下公憤日積一口臣恐三百里新地未還而駢戮終難於倖免八可斬公案已定而隻字誰能以遽更皇上雖欲施緩死之仁而兩臣自無有可生之法緩亦何救於兩臣哉而徒失祖宗之法以滋法臣之懼而玩天下之心伏乞檢臣原疏亟下廷議而處分之封疆幸甚亦臣職幸甚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三十七年

七

川X

趙爲遼鎮文武一空邊患東西可慮懇乞聖慈哀憐危邊爲地留人以支緊急軍務事頃臣查參長定堡邊事止於撫鎮酌議罰治後見兵科宋一韓再有旨嚴議輕一疏要將督臣罰撫臣自裁鎮臣調道將議處如例臣審時度勢念撫鎮不可一日并罷故又有不宜空鎮掃除之說總爲地方深計然而不敢明明議留者竊意兵部之能主持於後也昨見部覆撫臣李炳解任回籍鎮臣王威革任回衛道將謝存仁等俱處分如科臣言竟不留一人爲皇上支持邊患不覺驚憂無已夫遼爲何地此爲何時去年邊外饑荒西北難於度遣垂涎遼海人蓄糧食日夜圖一飽計今瓜兒兔巴嶺等糾眾犯搶又告急矣而東人又復伺我之隙於其間此等情勢如何危急即使鎮撫道將濟濟在事齊心并力猶懼不支況乃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三十八年

八

一時并斥闕其無人自示空虛此等舉錯何可使聞於邊外也皇上之封疆與皇上之法度兩者并重而亟正首罪以明法度寬留餘人以護封疆亦未嘗不兩者并得該部初覆原自不差卽奉旨從重着議只合以二千里之提封億萬眾之生靈力向皇上請命而奈何以畏徇之嫌輕於一擲哉目今警報時聞邊人驚恐洶洶皇皇莫必其後新撫新鎮未知何日可有有矣未審才略比舊孰優優矣未必一到地方便能諳熟民情軍機地形邊勢臣嘗計算日子送往迎來考舊布新動輒旬月方得停帖而外患則朝夕時發而不可知萬一不幸而再有長定之事何以堪之竊謂地方失事撫臣責任所在委難辭罪但以大壞極做之孤鎮積之數十年而補救於期月漸有次第之可觀無端突起之禍發自悍弁而收拾於書生能使邊圍暫甯撫臣於此不爲無勞今忘人經歲之勞

記人一旦之失勒令自裁竟使解官而去似乎太苛鎮臣統眾出防駐紮稍遠奔救不及其咎固爲難追而實以虛報所悞兼之新任未諳地形其情亦有可原臣觀威之爲人謀勇足備持已廉與士信馭下寬嚴有紀文武協和軍民咸頌每與臣議火器軍陣諸法鑿鑿可行此大將中之不可多得者若使久任以盡其材必能強兵懾眾奏安攘之績斷不可以暫失而棄干城也臣嘗記朱一桂言杜松去而烽燧之警無時不聞王威來而羽檄之馳數月不至因以爲一將緊關邊地此其明驗而幸其言之中乎然則今日之一將尤爲邊地緊關况於撫鎮兩臣何可一日同罷伏乞聖慈哀憐危邊俯聽臣言如部初議姑留撫臣李炳鎮臣王威戴罪行事以支東西之急而收桑榆之功蓋臣憲臣也心傷殘掠不敢以姑息壞法度臣又地方官也目擊阡危尤不敢以秦越悞封疆蓋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三十八年

九

權其緩急不得不出於此如以今日只當重法度不當重封疆必去兩臣然後已竊計遼寧無兵無將之時方將召之不得豈可舍其見在掣之使去亦願留威以原官統領自己見在慣戰丙丁駐防河東專聽督撫調度以禦西方之大逞東方之伺隙俟邊情大定別行推用庶使地方人才兩得其濟若爲威計者必慮邊外難支暫令抽身以圖後出獨遣臣等以難而再幸其敗以爲論款者口實則誤國之罪必有所歸臣亦有辭於他日矣

宣諭遼東再請勅書關防疏

萬曆四十七年

大理熊廷弼江夏寺丞

題爲謹遵不得遲悞之旨再請勅書關防早宣德意以慰危遼事臣伏處田間耕食鑿飲爲終焉之計不圖東事破敗皇上過聽羣臣之言起臣大理兼御史職銜馳赴遼東宣諭軍民比及在途又蒙有熊廷弼還催他星夜前來之旨其差官促臣之來不爲不急臣於聞報日仰體憂懷俯憫危狀束裝五日而卽就道日行二百餘里雖熱毒遍體不敢言病其捧檄趨封疆之難不爲不急矣但以人臣未有無憑而擅往地方之理每朝廷小小差遣且給勅書勘合以便行事況此軍國重情不藉王言以爲重何以感動人心激勵士氣不藉關防以示信何以來往奏報上下行移所以只得候領而後可去前月具疏恭請未蒙批發迥與前日兩次嚴旨緩急不侔一似以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而不必於設宣諭爲可行可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十

118

止之事而不必於往者臣竊謂此官可無而此行宣諭斷斷乎未可中止何也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天甘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侮良民赤子也無辜無辜而驅死於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死全營死山骸川血鬼哭人嚎而皇上忍不爲死者惻惻心動乎方軍敗之日遼瀋數城放聲大哭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而皇上忍不爲生者惻惻心動乎皇上此時卽不下罪己之詔悔制禦之失策痛自刻責以上回天天下挽人意而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激泣下拭淚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憫吾儕之生有如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遼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誰不忠義感激捐軀圖報願出身以投伍出資以佐軍

出死力以報國而顧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於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而瀆不可收於一旦也且前者兩旨催促之急臣晝夜馳赴之急中外見之誰不頌皇上任人之專壯微臣赴義之勇乃徒以領勅之故羈留不行萬一不相諒者謂臣畏往遼有規避之私謂臣候新推有觀望之意而臣不將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沾沾於一官者同類而一視耶是行也君恩爲重臣命爲輕洒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惟願皇上早賜頒給勒限出關俾遼人感泣咸知德意遠過河東之詔而臣願畢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候命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十一

前經略遼東報河東諸城潰陷疏

萬曆四十七年

熊廷弼 江夏

題爲河東諸城潰陷勢如破竹懇乞聖明亟勅廷議守禦收復之策以救危遼以保宗社事臣惟遼左爲京城肩臂欲保京師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爲河東根柢欲保河東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青陽棄矣慶雲搶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沃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圍而逃矣白鴟綠江東南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奠新奠長奠大奠愛陽雲陽孤山鹹場一堵墻酒馬吉散羊峪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鎮此數十座城已棄而邊內村屯城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爲河東孤注昨據經臣揭報瀋陽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方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憂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十一

今開原破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朝鮮不敢不從旣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殘敗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甲馬無弓箭火器而所謂各鎮兵馬又皆畏而不來或中途逃去間有到者又無不心驚膽折昔金兵將渡河宋兵臨河而守者尙十三萬人金粘沒喝云不必與戰但以虛聲喝之令擊戰鼓白衣達旦一夕而十三萬兵盡走散今遼兵本畏戰而破竹之勢風鶴白鷺何煩擊鼓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皇上試問羣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東西糾合之謀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卽羅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

糧芻豆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之用臣猶恐敗氣難復覆水難收其銳難當其交難斷四顧躊躇無一下手之處而況乎事事俱無臣且如之何哉臣昨隨諸臣會議於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爲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迄無成議卽如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始壯聲勢以定人心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攔議調彼而恐彼空置左牽右掣尙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不過爲國家門面慷慨之詞而心口私語必謂兵餉難辦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再作區處云爾是豈真能同心共濟亟圖收復以保遼鎮保京師而保宗社者哉夫前日之建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關一帶僅僅東北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副餘之糧使於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三

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寬莫再建城設將於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漸逼而轉蹙之將使兵無日長糧有日耗猶可望漸次安堵耳自大軍三路敗沒而始得出入無常掠盡屯堡自我失守四鎮而始得交合西人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撫順以失開原之覆車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陰順之而內患除矣夫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我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今住城中用我牛馬車輛搬運金錢財物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拓之兵而今且合兵於西向無副餘之糧而今且因糧於我但我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餌宰卜二十四營炒巴二十營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甯彼諸營所得春夏兩賞於我者幾何又何愛於我而不聽命以攻

我試觀日來塘報東攻開原而西五營即率三千騎搶慶雲矣又報三萬騎圍鎮西炒巴等又率五萬騎廣甯挾賞是西人明明爲其所用而遼瀋可保乎不惟遼瀋難保也如建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餽虎賁等入犯昌薊如也先之薄京城又分數十萬金餽卜素等入犯宣大如俺答之趨兩關以牽綴我不敢出京城一步然後長驅入山海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皆臣不幸屢中之言也且十年前禍機隱伏臣已策之無遺豈今日之後事勢明白臣反料之不驗皇上動疑臣下之言爲欺爲誑試檢臣疏牘一一覆覈而有一字之涉欺誑者耶且非獨臣不欺誑也中外諸臣俱受國厚恩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誰無雪恥除憂之憤凡各章疏無論當與不當實皆出自一腔忠懇皇上一切疑爲欺誑置之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高

十一

弗聽徒視勢緩以爲緩勢急以爲急而今且弁勢急亦不以爲急也諸臣自傷微忱不能感格惟各心灰意沮感歎欷歔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皇上自理而相牽苟且支吾爲悠悠待盡之計夫皇上英明神武使臣下心灰意沮悠悠待盡臣實爲皇上危之昔皇上與中外諸臣交悞以致今日今若能早早收拾則河東尙存其半河西尙處其全山海尙未逼而昌薊尙無恙猶幸一時之暇可圖恢復之舉使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無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真心委曲多方湊處而毋以套應則兵餉事事尙可立致天下事何遽不可爲而顧猶悠悠忽忽漫無關意豈必待遼鎮盡失西人犯昌薊東人入山海天津一帶而後皇上始聽臣下之言中外諸臣

始肯破例破套爲同心之應而天下之事去矣當是時也臣之肉  
固不足食而中外諸臣之誤皇上與皇上之自誤亦何以安陵廟  
安社稷謝天下而各保其身家也乎臣久廢田間苟活性命本無  
仕進之志忽蒙皇上起臣大理宣慰臣念國家事重不得不星馳  
而來不意諸臣竟用部院職銜授臣經略處臣以非分之榮加臣  
以絕斥之任臣實不堪比欲具辭而相知諸臣皆以大義責臣臣  
往矣臣已移書決絕妻兒寄謝朋友拚此七尺之軀爲皇上戮力  
封疆置利害死生於度外矣惟兵餉有無遲速實係遼鎮存亡京  
師安危之急務伏乞皇上省覽臣疏急勅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  
否恢復如不當棄便當急急處辦兵馬錢糧勒限齊備毋延展以  
緩臣期毋缺乏以窘臣用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  
交擔於臣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以致誤臣誤遼誤國而并誤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五

諸臣之身家則宗社幸甚諸臣幸甚臣愚亦幸甚

題爲赴邊甚急望闕漸遙再瀝愚忱仰祈聖鑒事頃以建人勢張  
皇上從羣臣之請授臣經略并賜臣劍使得便宜行事臣感聖恩  
之深且體聖懷之急擬於初三日恭領勅劍而適逢惠王就邸有  
免朝之例只得改於初六日陛辭初七日長行卽部議調兵一萬  
隨臣出關強半晝餅而臣亦不能待矣但臣行之後人情不同有  
不敢不慮者往撫順之敗諸臣嘗急矣及稍靜則緩以致清河之  
陷諸臣又急稍靜則又緩以致三路之敗諸臣又急稍靜則又緩  
以致開原之陷諸臣又大急矣及聞少靜又私幸可旦夕無事此  
諸臣之情也當其急議兵議餉門面之語豈不通融及其緩則爭  
執如故當其急議調議募紙上之數豈不好看及其緩則寢閣弗  
題當其急而用臣催臣相須之意豈不甚殷及其緩則推卸不顧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共

上四一

此又諸臣之情也一一無逃於皇上之鑒而非獨該臣爲然也聞  
警則急聞靜則緩卽皇上亦然夫以邊事之洶湧如此皇上豈不  
內急於心特以我見急下且張皇而姑示靜鎮諸臣見其言不聽  
請不從眞謂皇上不以爲緊要也亦各以不緊要之心應之以致  
有今日之禍則聽緩急於人而不能自急之效也至今日而皇上  
亦不得不急矣然而急之之事亦只是遣得臣一人出關耳其餘  
急者如兵馬等項俱係空文搪塞何曾有一落實只恐臣去而皇  
上復緩不顧臣諸臣又緩不協力以顧臣臣之一身有何緊要而  
危臣以危封疆并危及於宗社則臣之所大恐而不得不於陛辭  
之日頓顙顧天預以情懇皇上者也臣願皇上時時憂邊步步防  
邊著著算邊以邊爲急而急下嚴旨切責內外當事諸臣令各戴  
罪視事毋替人脫卸以萃責於一人則諸臣不敢不急諸臣急而

人人承肩件件凌手則臣自不敢不爲封疆急豈惟微臣一身之幸其自宗社而下實式賴之臣無任瞻天仰聖感恩候命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七

八十一



題爲鐵嶺登時潰陷東西合營臣謹星夜馳赴遼陽撫慰人心懇  
乞聖明自爲宗社封疆之計事臣受命經略於遼左危亡之日以  
本月初六日陛辭初七日至通州適口外水發阻住三日十七日  
抵山海關原題護隨出關人馬無一至者僅總兵柴國柱挑選東  
協兵五百名自言俱不堪戰二十三日榆林兵馬始到路遠困乏  
兼多亡失當卽選其馬兵稍壯者四百名奔前挑東協兵四百名  
跟隨於二十四日出關二十七日至十三山站而剋陷鐵嶺之報  
至矣聞得該城防守將官五六員領兵六七千名居民家眷盡行  
方不勝憤痛間行過閭陽驛而西人率騎三萬與東人合營要攻  
遼瀋之報又至臣聞遼城洶洶恐有內潰過廣甯僅與撫臣周永  
春教場一會連夜卽行而所隨八百人馬疲困不前只得暫留廣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六

甯餒養一二日得撫臣盡遣標兵有馬者一千人護送始克東行  
經略臣雖亦狼狽甚矣經臣楊鎬恐遼陽有失飛書移臣催柴國  
柱不聽勸鎮眞定兵馬出關救援不知原調薊鎮兵數尙少一千  
至矣聞堅不肯發卽朱萬良亦執留不與眞保欲將見在修土軍  
先發未必果堪實用總之數月以來費臣多少口舌章奏費皇  
上多 少嚴旨僅催得榆林兵二千名薊鎮兵二千名而臣第僅以  
八百自隨如此而已矣勢不得不催請調發而中外當事諸臣實  
無有上紫爲皇上發兵救遼者卽遼失而於諸臣身家無與地方  
無與應否救援亦惟皇上之自爲宗社封疆深計而已

申明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疏萬曆四十七年遼東熊廷弼江夏

題爲謹申明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以寬聖慮事項臣具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一疏蒙聖旨瀋陽難保還兵共守遼陽是否得策熊廷弼還著量邊勢緩急從長區處務要保全孤城遏其深入所討道將兵馬器械等項都著照屢旨火速調發接濟急用該部知道欽此仰窺聖慮何等詳審聖懷何等急切無非欲臣保守孤城以圖恢復臣敢退縮一步以負任使之意惟是還兵遼陽一著實出無策而酌量區處誠有不得不然者臣在都門時曾策復開原與北關合勢矣豈意纔出關而鐵嶺又陷臣抵遼陽時曾策守瀋陽議遣開道駐防矣豈意纔出疏而北關又陷遼人魂魄飛散開原陷而鐵嶺逃鐵嶺陷而瀋陽逃今北關陷而遼陽又逃日來男婦闖城而出者未已也臣實無策以定逃民之心各營軍士如河東

明臣奏議

卷之九萬曆四十七年

九

總兵標下內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逃去四百七十九名中軍千把總十二員亦逃廣甯不肯出陳倫一營逃去三百數十名而他營可知也臣又無策以繫逃軍之足河東總兵李如楨日願拚死無論矣遣河西總兵助防而強逼非願遣開道彈壓而次且不行遣守道安慰而中途遂止而他將可知也臣又無策以壯將吏之膽初悉銳以防瀋而遼陽虛甚或以萬騎綴賀世賢於虎皮驛而以全兵攻遼陽則遼陽潰設又以萬騎攻瀋陽萬騎守渾河阻賀世賢不得救則瀋陽潰而遼陽聞之亦潰兵分力寡臣又無策以顧遼瀋之全前攻開鐵時猶內顧自陷北關殺金白縛宰賽拔燂炒等其風聲氣餒比前倍甚臣又無策以遏東人之勢此臣之所以千思萬想不得不併力遼陽以固根本此還兵之情由也今兵雖還而故示以進攻之狀椎牛饗士一連數日分兵四出以聲勢

疑之未嘗示弱也瀋陽遊擊柏世爵見領額兵及蒲汎備禦殘兵  
尙千數百人在彼駐守又密遣守備毛文龍等安置諸毒以待其  
來未嘗棄瀋陽也賀世賢領兵萬餘防虎皮煙臺一帶當其來路  
以南顧遼北顧瀋未嘗無犄角也柴國柱李光榮各領兵親往清  
撫要路聯絡接伏未嘗聚重兵於一處而無分撥也又相度地形  
見代子河水可入城濠又見貼城支流築壩壅水可當東北面城  
北地卑築堤積水可當正北面親率道將從十里外分頭挑築逐  
日自早至夜衝雪忍饑與軍士同苦今水滿城濠人心初定正爲  
借水守城得騰那各兵簡選操練以爲戰計未嘗作嬰城自守計  
也此區處之大略也今日之計惟保得遼陽一塊土便是恢復張  
本臣恐皇上疑慮不得不將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申明一番以  
寬聖懷竊謂此一役也不惟防守之官軍二萬遼陽人民之數十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三

118

萬皆賴此以保全而闔鎮之存亡京師之安危亦於此乎關係何  
敢避退縮之名而草草一擲如但責以防瀋而已有何難事臣法  
最嚴責諸將死守諸將不敢不死守縱有差池臣猶得以新任解  
免不過以一語謝朝廷曰非不督諸將死守而諸將不能守也使  
足了此一段失事公案而臣不爲也恐避此退縮名色使遼根從  
此永斷而旦晚禍逼於京師也如謂守瀋爲無妨則前日會以一  
總兵六七將領統兵馬萬餘人守開原矣又會以五六將領率兵  
馬六七千人守鐵嶺矣誰爲撤退而今日之開鐵安在官軍安在  
數十萬之生靈安在如謂遼瀋可以互救則前日又會以兩總兵  
救開原鐵嶺矣何以任其昏醉數日而不敢出頭一望此目前之  
殷鑒也况今日守瀋陽之道將尤怯於前日救開鐵之道將今日  
救援之總兵不殊於前日救開鐵之總兵而今日之殺金白縛宰

賽倍很於前日之破間鐵者乎試與中外諸臣平心商量攻瀋陽而瀋陽能守否遼陽能往救否綴賀世賢於虎皮驛而攻遼攻瀋能兩全無恙否臣亦惟有仰奉保全孤城之旨拏定主意以保遼陽爲他日進取張本如此而已矣伏惟聖明裁奪臣愚幸甚

明臣奉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三

一一八

題爲敬陳戰守大略以候聖裁事臣惟今日控制之說有三一曰  
恢復一曰進征一曰固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尙在汛懿蒲  
瀋未逃法當急復開原全我家當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  
馬守各空城不如合兵併力以征爲先著何也征固無俟於復也  
顧以此漫談進征之事何敢草草似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爲穩著  
何也守正所以爲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入九月間彼統全眾駐新  
寨日壓撫順關而窺我遼瀋我猶守在一面今冰堅可渡或南出  
夾河搶清叢村屯以窺海蓋或順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  
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彼出愈寬我守愈遠兵力寡守  
何容易也頃臣親至各邊隘口相度地形算彼之出路即可爲我  
之入路者有四在東南路爲豐陽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三

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置重兵爲今日防守他日進征之備而  
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險要之大略也  
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爲前後左右中各  
營如遇東人對壘則前鋒迎之中軍繼之左右橫擊之後軍殿之  
使各路自爲一分合奇正以爲一面如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  
路北路出奇以擊之東南路悉力以搗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路  
出奇以擊之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人裨將七  
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而守如犯朝鮮則  
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則分道以搗之若與四路相持則  
鎮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搗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  
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騎步  
奔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叢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

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警自爲堵禦大舉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游徼以提其哨人撲其零兵使彼不敢輕出邊且以防其耕牧之時以一路率所部直入其境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之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擾以疲其奔命然後相機進征或四路并進或三路牽制而陰并一路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略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拒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旣隨各帥往邊遼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三

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於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今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行居守之大略也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餘萬及圍楊會於圍上猶用十五萬眾今東方改元建號已并有兩關灰扒魚皮烏喇惡古里弓知介何伊難一帶海東諸國兵眾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強播數倍今議用兵十萬馬九萬匹而見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召募新兵雖近入萬尙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惟有召募徵調二法遼人以遼守遼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責成兵部每兵一名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一十八萬該餉銀三百二十四萬兩內每兵月給本色米五斗該糧一百零八萬石又每馬日給料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

五斤者日給一束歲除四個月青草不計外計八個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歲計瓶費幾何車牛人工各費幾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戶部往者清撫開鐵蒲瀋等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爲家當以廣甯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甯爲家當以山海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戰車火器盛甲弓箭匠役馬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必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挑選甚有授意邊堡故將瘦弱搪塞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徵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也臣識闇才劣初試行間百凡茫昧獨日夜籌算東已強盛如此我已喪敗如此各鎮調發度支轉輸又艱窘如此多討兵則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七年

十四

難於應調少計兵又難於應戰今度我兵五而當彼兵一卽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史書云女真兵滿萬天下無敵前金主阿魯打初起情狀皇上所知中外諸臣皆所共知今已有眾兵十萬卽我兵十有八萬尙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不得不緊緊打算若此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征彼主我客於法尤應倍者科臣姚宗文疏欲兵部於臣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以爲訓練策應之用戶部照兵處餉之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備無患之長策也伏乞聖明裁斷亟勅該部議處以便遵行封疆甚幸臣愚幸甚

新兵全伍脫逃疏

萬曆四十八年

遼東熊廷弼江夏經略

題爲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謹據實奏聞罷斥以正馭軍無律

之罪并乞勅中外諸臣無靠以遼守遼之說以緩徵調而悞殘鎮

事先是贊畫

後此官改爲監軍道

劉國縉冊報召募標騎營車營各項下新

兵一萬四千一百餘名又續報卞爲鵬等項下新兵三千三百餘

名到臣臣見其兵多孱弱不慣弓矢不慣火器又無甲無馬無器

械無約束紀律心知其不可用卽贊畫間請撥守瀋撫以自試而

臣頗難之會鎮江寬奠黉陽清河紛紛請援不得已以二千九百

餘名往鎮江一千一百餘名往寬奠一千八百餘名往黉陽二千

一百餘名往清河各設防以張聲勢使彼知我兵漸東不敢遽窺

東南意謂地視瀋撫差緩各軍可安心弗動也後據各將皆稟此

兵無用當撤回甚有稟再發精兵以護此新兵者臣謂新兵卽無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三

用何遽至此昨冬十二月忽據署防清河備禦熊錦三次稟稱派

撥新兵全伍脫逃無復存留者矣臣不覺撫膺頓足而歎曰有是

哉遼人之離心離德也有是哉各援兵方日思逃走而遼人乃首

爲之倡東兵方聞我兵逃馬損急欲奪取遼陽而遼人乃更以此

風聲示之也清河如此他處可知聞鎮江寬奠黉陽各兵亦有盡

隊而逃者而將官不敢報也至於存留遼陽者楊于渭原領一千

八百餘名沙汰及逃回一千五百餘名而實存只三百餘名卞爲

鵬等原領三千三百餘名沙汰及逃回二千六百餘名而實存者

只七百餘名前疏已言之矣此外尙有楊武烈領一千五百餘名

曲韶領一千九百餘名而臣不敢比驗也恐一比驗復逃去如卞

爲鵬等所領者又有一番風聲聞於東而不便也卽去秋撥數千

人採秋青草逃回金復致少採原定草束大半撥千人砍悶棍月

餘及歸查每人每日僅砍棍一條撥數百人補築墩臺竟不知散去何所而臣自今不欲問也恐一問必行法行法必逃走又有一番風聲聞於東而不便也臣馭軍頗嚴凡各營解到援兵之逃者或十數人或三三人必梟首示眾獨新兵逃去各將皆不報及全哨逃全營逃始報而法不加眾矣惟法一無所加而幸不致爲逃兵口實不然此臣法嚴之過也當三路覆沒軍民南竄之時贊書獨挺然號召南衛應募而此一兩月間赴集遼城者近二萬人一時聲聞其中不敢遂窺遼陽得壯孤城膽氣而保其無恙者此贊書之功也但各兵應募原非感激於忠義不過各衛官照銀差金派使來召頭復以安家月餉誘之而各兵亦私藉以爲利及見鋒鏑在前死生瞬息卽不能無悔心而初集時又無一將官統領操練稍示之以軍法因循姑息如養驢子以至今日而贊書處閫里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三

族黨之間亦無如之何矣如李如柏遺下丙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募自廣甯者也逃回四百七十餘名而竟不能捉一人著伍也臣標下左右翼兩營兵三千一百餘名募自廣甯者也各逃回數百名屢批分巡道拏解而至今未有以報也夫此兵已屬難處而何況新兵巡道已不能拏報而何況鄉官頭臣檄贊書往召逃兵正身皆匿不出但家屬口稱願朋償安家銀兩及欲另僉精壯補伍而屯民皆怨詈不絕口此贊書之苦也今其逃不止幾千人矣臣爲此與部道大費商量欲下捕亡之令強使復伍而終屬不願萬一臨陣脫逃爲患更大則其難在日後欲嚴追餉之限勒令還官而追及家屬萬一激成他變爲患更近則其難在目前况今轉輸召買勞役萬端亂離洵洵只欠一反若復加此騷擾禍眞有不可知者此又臣之苦而地方之憂也夫未逃而不能申嚴軍紀以

禁於前則臣爲無法既逃而不能設法區處以善其後則臣爲無才既以風聲聞於東而已思乘隙則臣爲漏師又以榜樣示諸軍而人思效尤則臣爲玩兵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此臣之所以自陳馭軍無律而願歸罪於司敗者也伏乞皇上將臣罷斥別簡賢能來治此軍其南衛兵逃者責成海蓋道康應乾設法調停河西兵逃者責成分守道張鳳翼多方拏解雖非兩道經手之事而贊畫之法不能行於切近鄉里本道之法猶能行於舊日召頭地方公事亦有不得辭其責者乃臣則因是歎以遼守遼之說誤邊誤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初爲此說者遼人爲自用地耳主此說者爲用遼人地耳乃憚於征調艱於措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爲遠徵不如近募也圖存不必遠求也貴精而不貴多也遂因是以緩於徵調今其說屢試不驗矣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遠求者亦可以退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七

而止矣獨貴精之說尙有牢固不破者臣請以象棋喻車馬炮卒有一子之位必得一子以填之如貴精而已只須精用頂卒而邊旁四足可無設也倘對壘者五卒竝進何以禦之今遼陽瀋陽撫順清河灤陽寬奠鎮江各相去數百里或百數十里皆當其一面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闖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如主貴精之說勢不能分散布置必聚屯遼城一處然後可而以應瀋陽則百二十里應撫順清河則二百餘里應寬奠灤陽則三百餘里應鎮江則四百餘里鞭長不及馬腹想貴精者另有一種神奇手段請自爲之而臣甘處才力不及之科矣况海州三岔河金復等處尙議添設以護海運以防門戶臣更不知貴精者作何鋪擺若夫物力之匱難於供輸地方之窄難於安頓則臣旣知之矣倘非國家建都逼近則似此一向淪於邊鄙之地不可感以忠義之人棄

之可也何必救惟其不得不救則兵不得不多苟爲不多而但取  
支吾苟延歲月此第可以待尋常搶掠之兵而決不可以待戰勝  
攻取圖王定霸不得遼東不休之兵與其以二三年之費延爲十  
數年之用而且貽時留變生之患孰若以十數年之費并爲二三  
年之用而速收一勞永逸之功昔者播在西南一隅楊酋一戰而  
縮匿國上尙費正兵二十餘萬而取之各土司者不與焉今是何  
等地方何等形勢比阿魯打初起氣勢更狠而謀事乃作如此議  
論不至悞盡國家大事不止臣惟有付之浩歎耳惟皇上自爲宗  
社計而獨斷獨行之臣幸甚危鎮幸甚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三

題爲遵以寬縱致敗臣因嚴急招尤伏候聖明處分以重封疆事  
頃臣以部調紙上有兵出關無兵責成兵部部臣黃嘉善揭辦謂  
臣介介於部中爭禮之故而拾疏語以相加此淺之乎視臣者可  
置無論但謂勉進數言欲臣收拾人心聯屬將士臣乃因是以媿  
媿相機而自認爲知罪是謂以收拾人心聯屬將士兩語獲罪於  
臣也是必勸臣以勿收拾勿聯屬而後可勿罪也臣卽粗戾何遽  
不曉人意一至此頃閱報見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是謂臣欠  
此收拾云云八字一味嚴核足以招怨致禍將來遼亡非兵力不  
足之故嘉善得推諉卸過是非洞中其微部臣當自知之而惟足  
臣於今日行事過嚴實有不能自諱者蓋遼東向來文驕恣而武  
貪懦下懶傲而上縱徇全被一寬字所壞一事不作而冀人悅已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无

安靜一法不行而冀人感已仁慈一人不處而冀人誦已寬大本  
市德避怨而藉口收拾皆庇貪容懦而託辭聯屬大家相濡相沫  
只圖做人情了套數誰肯認真上緊爲地方幹事而苟有一認真  
上緊者出又從而忌之誡之弄手足以挑之布蜚語以敗之以致  
今日事事壞處處壞將一完全遼東失陷半個而今尙可不認真  
不上緊日混日籠再將此半個失陷以爲皇上宗社憂乎緊自發  
兵將催兵部徵調而漫不著意緊自乏糧餉催戶部處辦而漫不  
著意緊自兵弱馬羸催各省鎮練發精壯而漫不著意猶謂地遠  
情疎不管他人死活乃地方官火已燎眉刀已在頸宜何如其汲  
汲者人方收糧運糈而我且悠悠於轉輸人方開局治械而我卻  
悠悠於打造人方挖壕樹柵而我卻悠悠於守具人方秣馬礪兵  
而我卻悠悠於餵養操練事事讓人著者怕人卻日日兀坐以待

人每一事公移私劄千言萬語且恁秋風過耳而臣催安得不急詞語安得不厲此其嚴嚴在急公有募兵倚部道之庇而違將官約束者有採草砍木而抗令擅回者有拐馬成羣脫逃者有棍弁天罡濁亂營伍者有衙蠹索錢沉壓至兩月不與草料者以至剝馬倒馬玩法誤事之類臣知之安得不問處之安得不重此其嚴嚴在執法卽地方官弗諒臣爲急公而瞋其太逼弗諒臣爲執法而怨其無情因而缺墜動成牴牾者而臣不顧也卽因而另立議論如斬將而謂某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淹遼城堆冰而謂軍淹死之類以沮惑眾心而臣不顧也卽對面弗言而私稟各院地方弗言而布散長安以必伸已謗彰臣謬而臣亦弗顧也何也特有皇上獨知於上閣部諸臣協助於下也乃部臣亦爲此說以佐之而臣復何恃哉自去冬以來相知書札無不以開霽威

###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三

嚴虛納道將爲言臣駭詢其故始知有謂臣與各道講禮叱使簷下站立者謂臣性氣不好不容人說話者而不知以告者過也若謂臣性氣不容人說不審是與臣細心商量戰何以勝守何以固兵馬何以練器械何以修糧草何以運車牛何以辦而臣拒不容御亦一事不做但以強詞支抵而不容其說也今臣於部道鎮將固驩然相得也操急縱舍顛倒互用而實非專主於嚴也今坐定一嚴字且四方調補者皆疑畏不敢進臣卽欲盡變其急公執法之念以收拾而聯屬之亦何可得去秋遼陽朝不保夕臣爲皇上竭力死守今已半年無事臣雖不敢言勞然亦未嘗有罪今臣急公而人以私抗臣執法而人以情撓臣言勢難支而人云無妨臣言兵要多而人云將穀臣言兵將尙難用而人云兵好將好總謂臣不能寬容而善用之使惡嚴樂寬者皆嘉其說而叢怨於臣之

一身不但他日臨陣臣之法令決不能行於諸將而中間借事搖動暗相鼓煽且更有不忍言者臣本不敢言斥而人情局勢相逼而來不得不趁今日一控訴於皇上以求罷斥別選賢能早來收拾聯屬毋徒以臣實部臣之言而重殘遼之後禍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三

一  
日  
一

題爲官軍勞苦眞堪痛哭懇乞恩賚慰勞以示鼓舞事臣惟邊軍苦而遼軍更苦遼軍苦而援遼之軍更苦彼其捐室家之樂絕生人之歡萬里赴難與死爲隣無罪無辜受此魔業各邊亦有工程而孰與遼東一一從新修築之苦北城纔竣復築南城遼城纔竣又修瀋城此皆守貝之必不可無必不可緩欲暫休息而不得者每見諸軍自朝至暮腹餓喉乾自冬徂夏手痺足痠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亦有設防而孰與遼東經年鎮月在外暴露之苦前姑無論只自去年八月臣到任後三帥各統兵將於虎皮一帶荒土之間人不解甲馬不卸鞍殞冰雪而寢暑雨者且十閱月每見諸軍疾病痺腫風濕侵奪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之也各邊亦有操練亦備什物而孰與遼東事事易壞難置之苦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三

向來軍士不操演各挾一弓十矢至十數年烟薰塵浸竟成古董每軍日射數百矢弓折箭斷損壞如積屢屢咨討材料調取匠役皆不見到而遼中一弓二兩一矢五六分更無買處至於衣甲撒袋鞍轡皮繩諸物日日裝束時時追逐補綻縫破無事不費每見軍士賠辦器物典賣行囊身無寸綿裸體穿甲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薪米亦有貴時而就與遼東百物騰涌所得月餉那能敷用每見軍面土黃馬骨山聳枯藁奄喪無復生理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臣與各官軍自擬一出山海關便與死爲終始無復西還之望見此勞苦誰忍自逸見此饑餓誰忍自飽見此用度欠缺誰忍自費每日偕監軍道小帽短服同軍操作往來慰勞與共甘苦每夜私念輒愴然涕泪枕蓆爲濕頃者倉卒赴藩裏糧不及運饋稍遲軍士遂有忍餓兩日者臣慟之自起更時

哭至半夜各將環立皆泣下不忍仰視凡此皆爲軍苦也前歲誓  
帥之初蒙皇上特頒賞銀二十萬一時將士無不感奮顧其人與  
骨已朽與今之官軍毫無干涉也雖臣曾帶銀十五萬兩除召買  
打造外關操有賞修工有賞設防有賞鹽菜有賞絮襖有賞馬棚  
有賞節旦有賞然滴水不能沃焦釜而今其銀已罄盡矣前臣已  
擬疏代苦軍請命忽邸報傳輔臣方從哲揭請發銀二十萬兩頒  
賞軍士無不喧誦歡感謂賞旦夕至可緩須臾死今見兩月寂寂  
無一消息又無不急憤歎望沙中偶語謂皇上忘我棄我謂臣終  
日用我力痛我苦徒假慈悲實不以我等苦告也諺云何以怒許  
不與夫請而不與遂不復請則曷若當日弗請使軍士之相忘於  
無望今賞旣不肯與則曷若初亦不與而使前後無例可比況今  
日之失視撫順初失之時何如今日之軍視初到援遼之軍何如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重

十一

今日家當粗立旬月苟安之賞視三路未償開鐵未亡之賞何如  
有益無益必有能辨之者自臣修築瀋城以來東方率大眾數萬  
盡屯撫順關上日以二三千騎深入內地距瀋六十里誘我擾我  
疲我廟堂不知不見謂此際河東稍緩而不知此正官軍在邊拚  
命相將之會旣犒賞銀兩未能遽到但得皇上憫憐軍苦一言先  
爲宣慰而隨以銀至此犒賞之極得力處也今援兵倍於前年又  
兩年以來未沐恩賚伏乞該部運發賞銀三十萬兩星夜解送大  
犒三軍以慰其勞而毋使怨望以感其心而毋使灰頓臣又查得  
各將官額設廩給養廉頗厚又不擔驚嚇今援遼自總兵以下賤  
同奴隸勞同牛馬日赴沙場與軍士同夜宿草地爲燐火伴而廩  
給又薄又有効無舉不得比於額將每對臣言嘖嘖不平臣爲時  
時犒勞差爲安慰而餉司兩監軍海蓋甯前各道各官之苦尤實

有不勝言者更乞皇上大破常格欽賞各官銀兩使文武吏士皆感皇上異常之恩樂爲用命而臣亦得藉手急急恢拓此一塊土以還皇上而早省中外轉餉之費此鼓舞人心一大機括也臣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言

文十一

題爲人言屢至臣罪未彰乞賜罷斥并勅諭臣者來遼勸臣以求臣罪服臣心事自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臣似有勞不知其罪頃臺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還方此時天理向在一任橫詆但謂臣以破壞之遼欲遺他人他人從何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可奈何何修德預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敗則惟臣罪兩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鐵連陷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莫卜所往而今且冠履雍容公私燕語依然漢官威儀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汎懿滿瀋空城而逃無論也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城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以先脫去爲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三

捆載磨至不滅五都之市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非常破

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先去東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且

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卽藩奉亦以修守之固官吏商民晝

夜通行如腹裏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無牛無夫運

糧自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隻車至二萬餘輛晝夜趨

運而軍中始漸有糧草三路之沒軍無片甲手無寸鐵臣計庫局

甲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鎮匠役晝夜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十

位鎗砲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削篲買角易筋調延

大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漸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旋

造雙輪戰車五十餘輛每車安定邊砲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

輪火人火罐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中始漸有攻守具也皇上試問

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卒數十人而兵

知戰不時捫責不餵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衣有賞馬棚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無惰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幣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了手以歸鄉里也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去年西人住我汛露棄地日肆竊掠矣東西合謀入攻日見塘報矣自丁字泊斬捕以來再縱陣拏活口送撫臣轉發粘花諸營證其犯款又招撫煖兔二十四營於長勇堡特開市賞各就戎索年來河東秋毫無失而東西合攻之報亦數月希聞中間羈縻臣自有法科臣姚宗文白送四千金之後正無煩修德再陳以人攻人之策多送數萬金爲科臣續貂也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自臣守藩奉各戍重兵以綴危邊悉衆新寨與我對壘不敢西窺遼陽南窺南衛東窺寬奠至於近邊零落邨屯爲流遺所住種者勢自不免搶掠竊揣此際將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三

懦兵怯固我無如邊何時而形格勢禁邊亦無如我何也皇上試問修德邊破壞否去年破壞纔是破壞臣從無可下手處下手收拾至今今日規模初定自足爲他人下手張本修德何須爲人代愁而至於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橐中金也金從何入謂臣內恃輿援也而臣生平孤行一意謂臣聽邊馬嘶肝膽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巡寬譟振甲衝圍以援瀋陽者獨何人斯修德有耳目有心肝終當自曉不待臣言惟是臣以積勞積鬱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衄血吐血大泄大痢虛勞沈篤七月初始連疏請告非人言也卽從藩歸病發再告而時亦未聞人言也遼陽莫危於去秋八九月今年四五月凶辰險日臣已撐過此後局勢已定漸進漸逼自足困邊無奈內有二豎入臣膏肓外有諸臣唾臣顏面扼臣喉腕掣臣手足百般弄臣雖欲不負先帝厚恩亦何可得頃臣

遭宗文書曰朝廷以半塊殘破疆土付弼而爲之保全以無虧弼  
以一副完全身子報朝廷而爲之消亡其大半遼之以亡而致行  
弼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實共憐鑒卽爲公所抹殺因而鼓煽  
爲眾口所銷鑠一段勞苦公案有遼水遼山在伏乞皇上電斷將  
臣罷斥卽勅臺臣張修德馮三元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使天下人  
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爲他人代受其過則幸甚幸甚

明臣奏議

卷之九

萬曆四十八年

三

題爲樞臣執議出關未諳軍機謹據邊情直陳仰祈聖鑒事頃見  
兵部河西搖動萬分危急一疏欲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  
定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卽日就道之事爲臣勸駕其望臣果厚臣  
旣受茲任出關入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略時臺省  
紛紛言廣甯事已成功立就宜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略以撓其權  
一似多此經略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卽報捷獻俘不會稿  
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略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卻要經略出  
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略不知今日出關又當誰屬何向者疑  
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布置本圖登津山海兵旣甲  
仗砲車芻糗一切齊備然後出關與廣甯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  
區處登萊雖議處又以道臣吳之垣多求兵餉撫臣陶朗先塘報

明臣奏議

卷之九

天啟元年

奏

宣傳觸樞臣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屬畫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  
兵事遽忤樞臣意事事牴牾兩三月來樞臣意興所發揚神情所  
注向獨廣甯一方且迨主進進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事急而始  
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深而今相須之殷也臣到  
關僅八日卽馳至廣甯往返月有六日復到永平撫甯計付關實  
止四十二日耳明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  
第臣料理未久也聖諭於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  
又云全無次第者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皇上者之言  
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經臣無次第也樞臣言  
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屬緊關臣以無主張何以使朝廷今  
口得知動搖萬分危急之狀臣故實不得而主張也議三方而不  
與討兵餉輒生氣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千而置臣疏不覆

事事類此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略也分布挑練城守糧草車牛諸物不早咨徹早商量而從違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略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於經略者亦微矣初臺臣蘇炎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想驅臣出關一著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略住廣甯之疏而毅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嫉臣如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定要說壞所用之人定要罵壞所調設之苦懷定要疑壞及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頓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日安排常套臣飽嘗之而急急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一出樞臣之能事畢矣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兵兵多兵少西人視以爲輕重東人視以爲進退兵將視以爲奮怯人民視以爲去留樞臣第以經略一出足以鎮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略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

明臣奏議

卷之九

大收元年

五

留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又無一卒一騎一械之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副元帥卽日就道似此光景否原調近兵承許五千調踰月餘尙無一至令忙忙加調到於何日川楚漸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遽戰况到尙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帶領出關又不知臣駐廣甯撫臣應駐何地伏乞兵部作速議處而無使擔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關爲人所笑且樞臣厚望於臣臣旣聞命矣而臣於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當時在遼督撫一聽本兵調度此固居中馭外之體今旣以東方事專責經略便當一一應承經略若拏定本兵腔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何必於廣甯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略尤當不時書啟往來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

臣只宜責經撫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  
兵於邊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己心懸斷樞臣答書論  
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東兵歸路  
而以四萬弱卒住河上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遼撫無一疏臣又  
無一疏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鎮江在何處廣甯在何處自  
廣甯由海至鎮江又從何處殊不知東兵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  
州非其歸路也諸如此類應問經略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  
其望三今日與人言易言省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言守則艱  
然密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於報功一節尤不宜扶同誇張慎人  
點破以爲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於高出之揭雖犯時忌正欲  
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朝廷上得邊外真情而顧專責之不已何  
也其望四樞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以侑同於臣則臣於既  
明臣奏議

卷之九

天啟元年

四

出關之後始得自由而爲皇上專任東方事此封疆之幸祖宗之

幸亦臣愚之幸已

題爲奉旨回籍臣畏流言不敢回籍懇乞聖慈速臣以免飛禍事  
臣再勘餘生再叨皇上殊恩重託臣豈啣結不如蟻禽臣豈報効  
不如犬馬祇緣共事非人怨毒并作事事破壞著著牴牾旣要臣  
同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旣要臣往策應而又不與臣兵馬旣駁  
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臣旣誣臣沮戰而  
玩戰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臣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守  
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猶可存廣甯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皇  
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爲虛聲而非其實也  
昨出其書與樞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爲說謊悔已爲悞  
信又自謂悞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參之爲憾蓋至  
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卽黨護撫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主

明臣奏議

卷之九

天啟二年

望

100

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部道府官何敢  
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而死守以拒敵兵  
臣何敢不救援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付他人而全以付臣臣  
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閭陽臣何敢先出閭陽一步撫臣不  
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  
被人參破逐日路程塘報明白而先逃之是非又定矣於是乎撫  
臣無計而黨護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  
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買絕莫會理之人紛紛賣謠言出疏揭自  
驛遞村市以達國門無地不傳徧白門廚卒徒以及長班貢使之  
類無人不屬徧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倡謀反出口之說而內  
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於臣臣原未殺其下書者而造  
言者曰日本兵差官爲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亦欲差官往下書

而恐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外看邊城高阜以便增築而造言者曰臣往芝麻灣投東去幸得孫鎮守趕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出關外也關上官兵士民會跪擁臣門哭留守關者累日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據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知臣原無兵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見留不敢白晝離關城而夜靜潛行也十九日往海洋民間候完繳奏事理其地去平山營十里石門寨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爲東方衝地極近極薄當急急設險防禦其義院界嶺各口皆隔西地且遠且厚但撫西如法而東兵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爲新令尹告而進言者又曰經略已出口去了致臣一路驚惶而逃奔無所也此等流言旣早已布於京師豈不上達於禁密極知此沒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聖聰而曾參殺人三至

明臣奏議

卷之九

天啟二年

聖

慈母爲之投杼臣不勝怖焉仰惟皇上至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於撫臣則逮於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分別處治之旨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密運行踪如此之明白尙不旬月間數加臣以殺身滅族之事而若臣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反復躊躇不如自詣詔獄以息流言銷殺氣猶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致我皇上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旨願逮者也臣此回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屈腳下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薊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聽候處分伏乞聖明立賜裁決臣無任驚愁惶恐待命之至

奏爲罪臣事在法司懇勅兵科將臣從前疏揭檢發刑部以便質對事臣以封疆之臣應爲封疆受過不敢論是非曲直所以初疏認罪不復與撫臣置一辯卽撫臣瀆奏不已甚至責謫言買保舉出招告種種行徑甚失大臣體而臣且厭薄之不與辯惟以流言不敢回籍跼伏城外靜聽部院勘議而頃者閣臣有疏復蒙聖明著法司從公問明具奏則臣非部院聽勘之原官而爲法司聽問之罪人矣向來臣疏皆下兵部未下法司况化貞屢疏下刑部而臣無一言可據何以陳兩造而定罪案雖化貞近日疏揭前後增減不一其詞彼此改竄不一其手而就中事理要皆臣疏揭之所已言已明者臣再不必從新說起以滋瀆擾伏懇聖明急勅兵科檢發刑部以便對質惟是河西所以喪亡之故自有緊關大要所

明臣奏議

卷之九 天啟二年

聖

宜問而爲近日紛紛混扯者所淆亂臣亦不得終無一言蓋經略駐關上有經略之職掌巡撫駐廣甯有巡撫之職掌經略之職掌在控扼山海調度三路平時則厲兵秣馬治器械外作廣甯之聲援內固神京之保障進兵則遣將督師約期戒會東趨廣甯以爲後繼南聯登津以爲犄角而至於巡撫獨專一方兵柄凡兵馬錢糧之調度戰守進退之機宜西方間牒之虛實鄉民遼將之操縱一一皆屬其職掌一一皆任其行止經略不過總挈其大綱商量其大略而已此前日朝廷付經撫之職掌亦今日法司按經撫之準衡也樞臣張鶴鳴旣不與臣關上兵馬又不給處登津兩路兵餉一味沮抑破壞使徒手一經略欲控扼不得控扼欲策應不成策應而臣不得其職矣舉朝爲巡撫力爭不可聽經略節制致令有所倚恃進止自由一切緊要事情不會稿不送揭不令通詳

不許稟報而臣又不得總掣其大綱商量其大略矣平日則專倚巡撫而欲獨成其功事敗則混扯經略而必平分其罪此其立就主意設就圈套臣已不必於言而事固有難於混扯以代罪者試問廣甯十餘萬兵馬之眾全屬化貞掌理而某步某騎某衝擊某防守某兵屬某將某將屬某帥化貞曾有一字與經略知會否試問數百萬之錢糧全屬化貞支用或給軍或賄西或賂閩或騙於棍弁或藉馬商開銷曾有片字得經臣目分釐得經臣手否試問百餘萬之海糧一千六七百萬之秋青草何故浥爛於海濱使軍馬餓死至於棄骸滿眼怨恨傷心而曾得其上策搬運否試問兵馬不簡汰不操練不團聚不專屬今日調東明日調西早屬將甲晚屬將乙零雜混亂往往將不認兵兵不認將而臣得聞其說否屢責各道苦勸而曾得其一聽否試問其出疏出揭向工部各鎮

明臣奏議

卷之九

天啟二年

器

十一

催盈甲器械而部發之二三將軍以及盈甲鎗砲之類從六月間海運於河東堡者堆積如山臣於十一月間往彼看見諭令速搬而化貞曾知否試問其催兵催馬催器械催車牛催錢糧設法留京營延緩各甲馬器械開局於永平撫甯山海造車砲及一應甲仗以給其戰具割身邊兩監軍道以供其使令而曾有一事不照管否試問其事因西人不肯操練自家兵馬至費金錢數十萬遣指揮都司張定虛伸等經年鎮月往懋營叩頭求兵說八九月來而不來說有四十萬三十萬來而不來及昨冬僅有一二萬到邊討賞與做買賣來者其戰兵不及一二千空住關口肆行搶掠守著西兵過來而曾見其助一兵殺一人否試問其今日遣細問李

永芳明日永芳遣人會化貞言西兵西將無用東惟怕遼兵遼將之勇過河之日遼兵居前我用白標子閃退你從後殺來必走而

遼陽可復也見有八十萬銀子奉獻都翁饒我一家性命而撫臣信之遂不用西兵西將而寵遼兵遼將孫得功等以至今日此皆撫臣對臣與監軍院道所常言臣每面語手書謂永芳屠戮河東於我罪孽已深聞眷在東當頭又重不可輕信而化貞肯一聽否試問其所募二萬之鄉兵平日專倚爲能殺者每月食餉三兩好馬好甲盡數給與何曾肯與西兵一匹一甲昨西兵潰逃入關時何曾見鄉兵一人入關而有一之不爲東召募者否孫得功等屢疏薦爲摩拳擦掌者徒薦爲謀縛撫臣以獻之用化貞旣對臣明言又出揭告人今忽反口云怕經略殺之而畔耳豈欲仍用孫得功等効命否試問其去年之五進五退今正之兩進兩退玩兵挑釁益露虛實以致速禍有一不由於此否凡此皆喪亡河西之緊關大要而爲法司之所當從公問明者也總之今日之事誠使三

明臣奏議

卷之九

天啟二年

聖

方控制待齊舉事樞臣肯如臣之原議而不爲沮壞又誠使厲兵飼馬治械儲芻扼險犄角修守待戰撫臣肯依臣之疏議聽臣之勸導而不胡行亂做則外有聲援內有家當軍民有所倚東方有所恐何至有今日之事至於今日而臣言亦贅矣天理人心鬼神子孫入字此臣清夜所甚念甚畏而絕不敢有一字之誣伏乞聖慈哀憐照察

明臣奏議卷之十

綿州 孫桐生 小峯甫編輯

受業 林懋森 仲升甫校刊

停徵修城積穀疏

崇禎七年

鄖陽廬象昇 宜興 巡撫

竊惟海內之郡莫貧於鄖莫苦於鄖莫遼曠險僻於鄖卽在承平無事而居民星散廬舍蕭條衣食之需秋毫仰給他郡求所謂保甲鄉兵無有也求所謂生齒物力無有也求所謂烽臺墩堡關隘金湯無有也且其山則荒山土則瘠土民則流民生聚難而死逃易房竹保津鄖西等縣悉在層巒疊嶂之中每縣相離各二三百里儼然窮邊絕塞全非腹裏情形縣治則皆疊石爲城高不滿丈廣不餘里城中比閭而處者多則二三百家不及他縣一村堡也前此雖經百年培養雞犬不驚官其地入其境猶觸目艱難朝不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一

888

謀夕相率以爲畏途久矣乃自寇氛蹂躪兵燹頻仍一望荒郊子遺殆盡臣每介馬而馳於窮巖絕谷中百里不見炊烟不逢人跡卽有一二鵝面鳩形之輩寄息山巖石窟之間所食皆草根樹皮遙望官兵輒駭而他匿目睹淒然不謂世間有如此境界也至臣駐劄之卽縣查城居士庶亦不滿千前此驟聞寇警登埤而守者挨門逐戶編派塚夫合卽鎮額兵五百人及府縣快壯尙不足二千人之數此在他處固彈丸邑耳豈成一鎮乎向來大寇屯聚呼吸垂危今雖次第勦驅從此若非多方保聚百計綢繆地方之憂將日甚一日矣臣終夜嘔心思維再四目前補救急者有三一議蠲恤以撫難民卽鎮始於成化年間原爲安插流民而設是以山民本非土著生理鮮少落落晨星一當寇警死者十三逃者十七就中投入賊夥者亦多迄今地畝拋荒廬舍煨燼幾於千里不毛

若不早爲賑恤急示招徠不盡驅而爲賊不已豈止無民以共此土耶謹查山西陝西凡被陷州縣京邊錢糧停徵俱有成例况鄖民窮苦離散更甚他方而鄖屬每年額解錢糧總計不滿二萬鄖縣附郭以一邑而兼六城之事供數萬之兵皮毛俱盡亦當一視同仁酌免其半朝廷蠲之無幾窮黎實快更生此不能不懇望於皇仁之特沛者伏候聖裁一繕城隍以資防禦房縣保康竹山上津鄖西竹谿六邑草創山城原不成縣自寇氛蹂躪之餘大半俱已坍塌今衙宇無一椽矣關廂無一棟矣人民胥役徒死無一人矣今欲招集士民勢必先修城郭而仍前濼略則緩急終無濟也所需工料每城一座卽甚儉嗇亦須三四千金各邑殘破分文無措鄖庫如洗銖兩難挪而窮黎餬口不遑輸助之舉又萬萬無可望者勢不得不控之皇上求量發金錢也被秦晉兵荒之地俱微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二

聖明浩蕩之恩發帑賑恤今甯屬不敢望賑而修城固圉保障生靈錢糧措處無門惟有據實陳乞伏候聖裁一籌積貯以延生命鄖介萬山布帛菽粟取給荆襄諸郡千里而遙自剿寇用兵商賈斷絕米每石貴至二兩一錢近且二兩四錢矣豆每石貴至一兩近且一兩二錢矣比來水陸輸將本折交辦以供客旅盤飧日虞不繼士民之家多有竟日不能舉火者其他屬邑并各鄉村又無論矣夫以地方則要害如此以生靈則困苦如此以物力則又彫殘耗竭如此官民兩窮何計存活非急儲倉穀二三萬以備緩急凶荒此土終於危窘今與撫臣唐暉悉心籌畫將全楚郡邑未遭兵火者量其大小各借倉穀多則三四百石少則一二百石各輸之鄖城以延積儲之命脈待時和年豐生理稍裕仍令鄖屬設處穀價補還此恤憐周急之詎况楚鄖同室撫臣深切救焚拯溺之

思示有不仰體皇上垂憫殘鄭之盛懷也伏候聖裁頃臣初至鄭  
疆惟以辦賊爲急地方艱苦未敢瑣陳今痛定思痛食不下喉謹  
將切近三條上千聖聽伏乞皇上勅下該部議覆早賜允行至荆  
襄等府寇患兵興疲累亦甚應條奏者容臣等另疏上聞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三

10  
文

臣前具恭報防勦機宜一疏奉有淨掃餘孽安集遺黎之旨若房竹若鄖津雖苦人烟斷絕千里不毛而徵臣以一身奔走其間分佈防兵招徠土著歷山谿之峻險查地畝之拋荒日嘔心以從事焉惟是鄖土雖存鄖民已盡客兵旣撤主兵無多人臣效力疆場此際正當以真心幹辦考之記傳鄖屬地方古稱天獄蓋甚言其淒涼困苦險阻艱難也况遭寇患情景愈益不堪昔鄭俠繪流民之圖臣今苦於無民可繪故他務不遑經理急求生聚之方乃數月以來身披草萊弔生卹死勸災黎以復業諭歲額之停徵竟無有應者而臣之心於是乎窮矣復從而廣懸示約曲意撫摩擬修城築舍以奠民居圖設法通商以濟民食竟無有應者而臣之心於是乎又窮矣更從而董率二三守令召集二三耆老議借子種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四

106

議給牛具但求不棄此土官且代爲經營亦竟無有應者而臣之心於是乎益窮矣然則鄖土旣可以無民則亦可以無官而不知千里封疆三方控扼今日之鄖極困苦之地乃極要害之地也窮而思變法在善行審勢揆時惟有屯田一著而屯田之人屯田之具屯田之資逐項通盤打算措手無門無已則抽餘軍以實曠土乎臣查荆襄等衛有正軍有餘軍正軍各種額田而餘軍自食其力猶之民也但借民於他屬將見小人懷土趨避紛紛無益於鄖徒以滋擾若餘軍每衛不下萬人抽其壯者卽統以本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臂指相承運掉頗易臣業行襄陽道臣苗胙土荊州道臣陶崇道專委推官江禹緒劉承纓各將闔衛餘軍清查抽點論以急公大義務使樂從又督鄖陽府知府李夢麒同該府推官姚士鴻將鄖屬拋荒之田計田而給以種計種而課其成從此極敵

難返之鄖疆增一民得一民之用闢寸土茹寸土之毛漸而生聚漸而教訓漸而足食漸而卽戎微臣庶幾少報我皇上乎至屯法條分縷晰左方右圓因天時察地利以劑量輿情鼓舞眾志如借子種資牛具定編派立田規給口糧設廬舍一切無中生有之事臣惟竭犬馬之力以爲之俟經營略有次第方敢入告聖明此時未敢以口說之騰徒煩天聽獨委官一節有不得不仰邀聖明之賞罰黜陟以示激勵者蓋人情繇苦以就樂繇難以就易則爭趨之繇樂以就苦繇易以就難則爭避之鄖中景象聞者咋舌見者酸鼻本處子遺尙且站立不住招撫不來一但拈數百里外之餘軍使之另闢世界行之自覺苦難不行又別無他策隨屯督率必須選任本衛之官是猶以父兄牽子弟也乃衛官世職各有身家習故安常不免畏難規避縱使軍就臣之鼓舞而官不提起精神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五

恐究竟亦無成績臣行該道應務選其伶俐而精強忠誠而廉幹者視軍數多寡分統赴鄖隨地安插授以開屯之法責以課效之程拮据一年俟有成效卽分別而殿最之有功者百戶陞千戶千戶陞指揮指揮加蔭一千百戶有罪者指揮降千戶千戶降百戶百戶降舍餘仍以升降定世襲庶各弁知勸知懲其誰不急公自效者初行之卽軍卽民久行之卽軍卽兵從來有治人卽有治法又不在難不難苦不苦也竊思鄖地在憲廟以前原係棄土後因寇盜蜂屯流民蟻聚且劉千斤石和尚等據之作亂爲豫楚秦三省大患成化元年遣都御史王恕成化二年遣尙書白圭成化十二年遣尙書原傑等相繼討平而安插之成化十三年乃設撫治并設府州縣等官彼時各省晏然兵多糧足開疆展土弭盜安民先臣尙費拮据乃爾今口以流聚之子遺捍各省鳴張豕突之強

寇其間籌兵籌餉計食計民頭緒多端無事不營盡力而獨此募  
軍屯田一法海內皆可通行以之救卽尤切臣故在卽言卽首舉  
此務爾陳臣刊布條款通行道府州縣及該衛官軍共圖實效少  
需時日分別殿最上聞外所有選任衛官及功罪陞降等項事宜  
伏望皇上勅部議覆以便遵行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六

借本屯田鼓鑄修城疏

崇禎七年

鄧陽 盧象昇 宜興 巡撫

本年九月初六日准工部咨覆敝臣題前事內繕城垣以資防禦一款該本部看得郡治修城每年原有積貯銀兩專供厥役卽供用不敷亦該地方自爲措置此不易之大例也近見河南之修築澗廬山東之修築東平登萊江西之修築南昌等四城廣東九連之創設兩縣無不出於捐助特在綱紀之司一倡率之耳崇禎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這房竹等六縣城垣著該撫設法措處倡助繕葺該鎮兵燹彫殘還委任良吏多方安集俾小民恃有保障興築事宜不妨漸次修舉欽此臣莊誦明綸迴環部署知皇上憫念鄖疆萬分殷切而工臣獨以水衡告匱未遑一顧殘鄖但謂修城例有積貯之銀乃六城煨燼斗糧尺布無存況金錢也至求之捐助而鄖在昔無富民在今并無貧民臣每至一山卽行數十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七

1008

里或百餘里但見人面鶴形之老稚非踉蹌道旁卽展轉溝壑恨不能剜肉以啖焉何忍再問其輪將若所引河南之築澗廬及山東之築平登彼平原數城耳合全省之民財物力以共襄之豈不綽然其有餘哉而天下更有險僻淒涼若鄖者乎天下更有貧窶掣肘若鄖撫者乎天下更有人民逃散兵燹頻仍官吏士民救死不贍若鄖撫今日所處之時所居之地者乎夫疆臣任事力可行卽行之不能則亦當言之儻旣不能行又不敢言是甘以皇上之土地人民爲嘗試之具也臣今兀守孤鄭一城之外惟與萬山相對二竹保房西津等邑卽官署官寄跡積城敗棟之間招一民無應者呼一役亦無應者但見鴻雁哀鳴於中澤虎狼白晝以張牙何必賊來乃始不能存活臣言及此石人亦當下淚矣臣跪捧明旨諭以興築事宜不妨漸次修舉此皇上洞知鄖苦稍寬期限以

謀其成而臣不敢自寬也。卽寇雖靖，秦賊正猖，臣以三隅兼轄之  
贅撫處，三面受敵之孤，卽事勢至此，亦萬無可寬也。臣清苦自安，  
刻意節嗇，因鎮城低矮，特議增高三尺，并築四大砲臺，益以火器  
等項，約需二千餘金。臣偕守令之力，盡於此矣。此外分毫無措矣。  
六城修建，非先得萬金，斷難措手。而募軍屯田所需牛具子種，召  
商鼓鑄所需銅本工料，又非各得萬金，斷難措手。以上三事，乃臣  
愚嚔出肺腸，冀以存卽土活卽民者。目前儻得三萬金，多方經理  
地方之困，尙可少蘇。而臣於此際，下不能得之捐助，上不敢請之  
朝廷，惟有稱貸一路，乃稱貸勢必求之全楚。望之撫臣，蓋保孤卽  
以障全楚。此臣之事也。合全楚以濟孤卽，此撫臣之事也。田舍翁  
多收十斛麥，尙能以升斗之儲活鄰家旦夕之命。臣與撫臣唐暉  
同室也，非鄉鄰也。况兵興以來，撫臣念切封疆，有呼輒應。今值垂  
成之會，庶漸續命之膏，然非天語遙頒，未敢私相授受。懇乞皇上  
特勅楚撫，不拘何項銀兩，搜借三萬兩，以爲卽中修城屯田鼓鑄  
之用。仍限臣於一年之內，先還萬金。兩年之內，全完。庶公帑無虧，  
殘卽可救。臣與卽楚士民共祝皇上於萬禩矣。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入

八〇八

立寨併邨清野設伏增兵籌餉疏

崇禎七年

鄖陽巡撫

盧象昇

直隸

臣以鉛槧之才荷封疆之任朝思夕惕圖報我皇上知遇特恩而未得一當也乃受事八閱月以來藉朝廷寵靈憑督撫鎮臣猷略楚鄖一帶迅掃流氛方當恪遵明旨安集遺黎經營殘土以無負臣撫治本職不意漢興商雒賊勢復爾披猖在各省且俱餉竭兵疲日難一日卽當三面之敵無專統之權四應何以分身千兵何以兼顧况乎以各省之兵驅各省之賊則孤卽刻刻有爲壑之虞微臣處此苟有濟於地方者惟是知無不爲爲無不力而已凡可告之君父者亦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夫寇孽縱橫七年蹂躪五省愈勦愈煩愈撫愈橫從來宿將強兵勞人任士大半銷沈決裂於此中其初皆民也夫何至此極也微臣枕戈待旦終夜以思竊謂今日事勢未易使賊卽化爲民要當使民不復爲賊未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九

上

易使賊盡投首於兵要當使兵不復爲賊如果民自民兵自兵賊自賊而賊可盡矣然而兵民之不能禦賊殺賊其故皆緣於畏死而兵民之相繼從賊作賊其故皆起於求生夫生死之關則居食兩字盡之臣姑以鄖論萬山礮瘠穴處巖居平時暑雨祁寒尙多不能存活而今日者山城變爲瓦礫邨落盡作邱墟加以殘黎失業千里不毛憫茲子遺賊來而藏身無地則從之餽口無資則從之旣難藏身又難餽口而白刃在前尤不得不從之殺賊一而從賊百殺賊百而從賊千所殺者皆賊也皆民也而賊之渠與夫狡者仍在也毋論賊不可盡縱令賊盡民將與之俱盡矣至於兵厚餉以哺焉多金以犒焉總望其殺賊爾年來邊徼多虞已竭中原物力而中原且到處是賊到處用兵到處需餉雖使黃金白粟積如邱山亦不勝尾閭之洩况四盡三空乎夫用兵久則疲久則滑

調兵遠則費遠則勞兼此四者又多債帥以股削之於是掉臂抗  
官曠日怒帥兵丁殺賊無能反多作賊地方防賊不暇又欲防兵  
封疆之患將安底止哉聞近日秦中之寇多有逃卒饑兵在內則  
知從前渡河諸賊雖死於兵死於溺死於病疫者盈萬盈千終無  
益於治亂之數也微臣愚昧不知天下大計蒙皇上以鄖疆付臣  
惟與治屬之土地人民相依爲命以國事爲家事以民事爲身事  
盟心自靖夙夜以之茲因寇患復猖於漢南拮据戰守諸務夫戰  
則需兵守則需民此必然之理乃鄖鎮新舊標兵一千石砮毛兵  
一千二百又全楚算兵五千合之數可七千如使當賊一面賊雖  
數萬衆我兵可以厚集而扼其捲土重來此時防鄖津防房竹防  
均襄荆承東西南北四顧止有此兵緩急將安所恃然他處雖無  
兵而尙有民也若鄖屬則客兵旣難供應土著又十不一存窮山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十

僻壤蒼赤寥寥兵火餘生驚魂未定且無城郭堪依以當強寇有  
立盡耳臣於是設爲立寨之法就千巖萬壑中因高設險令附近  
壯丁老稚婦女聚而居焉授以火藥砲石統以團保練長給以倉  
穀雜糧使之有所棲有所恃賊去不至展轉溝渠賊來不至身膏  
鋒鏑也然此但以保山民而平原曠野地當賊衝者多苦存劄不  
住忍令徙死他方臣於是設爲併邨之法凡十數里內鄉邨擇居  
民衆多者將零星邨落編入其中無事各歸本家遇警合力以守  
更令掘深壕築堤塹責成團練長督率防巡而平原曠野之民亦  
少可自固矣更思賊之伎倆惟殺擄人民以示威搶掠食用以度  
日如立寨併邨徒令民間自守而任賊飽颺卽有官兵追逐在我  
不反以饑疲失策乎臣於是設爲清野之法山民凡有升斗積貯  
俱令運入寨中而平地邨落一切糧米貲財悉寄頓於大邨大鎮

可守之處併馬羸牛畜亦皆授以收斂之方賊固橫且狡若其驅  
民入夥不得因食於民不得大勢亦當漸窘爾臣復念鄖兵單弱  
餉額最微竄旅雖有五千動須照管全楚非臣所得而專遣者鄖  
當楚豫秦蜀四面萬徑千蹊賊若長驅而來微臣卽卹其身安能  
到處堵截於是設爲埋伏火器之法如兵家地雷石炮火鼓剛輪  
等類暗布山谷觸機而發隨地可以殲賊其用甚廣其費甚多臣  
力不能乃少變其制而以竹木爲之虛虛實實懼賊且疑兵力雖  
單庶得相機襲擊以上四條可以保民禦寇正如貧家小戶自當  
逐事支持臣所能爲者止此矣至於各省寇情奔騰旣已無定聚  
散亦復不常多寡又難遙度大抵無兵不能剿賊無餉不能養兵  
兵食相需通盤打算則增主兵之費倍省於調客兵而練鄉兵之  
益又多於設主兵卽屬特苦於無鄉兵可練耳幸荆襄間向遭寇  
患未深生齒尙煩猶可鼓勵臣已屢檄各該道府加意圖之乃前  
疏請設鄖兵三千實爲封疆民命籌畫萬全臣心可質天日蒙聖  
恩允增五百又毛兵六百暨舊額兵五百已湊成千六百人矣此  
時秦寇益橫又非前比伏乞聖慈俯念孤卽殘土控扼三隅關係  
重大敕下該部酌議將鄖兵再增一千四百人以足三千之數其  
餉則均派之楚秦豫三省累弊易舉措處非難卽鎮旣有標兵三  
千微臣躬親訓練用壯師于庶地方有磐石之安而緩急不至張  
空拳以應矣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七年

十一

八  
又  
川

謹奏爲微臣驚聞新命萬分悚惕難勝冒罪陳情願天鑒察懇祈聖明特賜允免再簡賢能以無誤封疆大計事臣自遵旨駐襄防剿秦豫之寇諸凡寇情兵食已經屢疏上陳矣八月二十七八等日連據境外塘報大寇奔突中州其苗頭多向汝甯信陽真陽等處查信陽則與隨州棗陽接壤者也真陽則與雲夢孝感黃陂黃安接壤者也臣與按臣曾議以鎮臣秦翼明統兵防扼隨棗而親督副將楊世恩雷時聲等由德趨黃九月初九日行次應城忽接邸報見兵部一本爲秦寇半入中州等事奉聖旨是虛象昇著以巡撫職銜加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川湖等處軍務統領各兵寫敕與他洪承疇督剿西北虛象昇督剿東南如賊入秦虛象昇督兵入關合圍掃蕩欽此微臣不覺五體投地驚荷聖明任使殊恩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八年

三

108

更不覺五內憂惶自知謫劣擔承不起夫八年寇患毒遍中原凡有血氣心知咸切同仇之憤况臣遭逢聖主頂戴天恩由部郎郡守以及今官何德何能儼然擁節今日固微臣肝腦塗地致身報國之時也力所能爲尙可卻顧乃千思百想此任實有萬萬難勝者與其當機債事而後請皇上斧鉞之誅何如據實陳情而早乞皇上雷霆之斷用敢叩頭瀝血冒罪陳之臣生平本無別長止是不愛錢不惜死二語夢寐服膺勉圖報稱自昔備兵大名其事則所轄三郡之事也旣而叨撫鄖鎮其事則所轄五郡之事近日再移全楚其事則所轄十五郡之事也以臣之才止堪理一中郡一旦蒙聖恩簡拔至此嘗恐受踰其量福過災生卽於軍旅一節實因時事多艱人情玩法不敢不身先士卒戮力疆場然亦學軍旅耳非嫻軍旅也自任楚疆因地方遼廓兼有極重且大之陵寢藩

封兩月來籌兵措餉東堵西防日見手忙腳亂方且夙興夜寐盡瘁爲期而今者忽膺總理五省之明綸聞命自天措躬無地蓋人臣靖獻有一毫不盡之心力卽爲欺有欲盡之心力窮於無可盡而不以真情入告亦爲欺若夫事勢隔越情理萬難其初冒昧不言究以欺而成誤罪莫大焉此時羣寇披猖豈特非數年前比卽方之昨冬今春其勢更倍所在分股狂奔以大股則每股二二三萬不止也以小股則每萬餘不止也且在秦在豫者又數十股不止也猶幸未入楚耳一入楚地無論各省卽楚中郡邑處處需兵處處需勦亦處處需臣身履行間情形呼吸數百里之外便苦分身無術耳目不靈微臣當此將近顧本境而他省緩急何關將遠駐他省而本境安危何恃况中州南直山左川西皆相去二三千

里若以楚之內地視各省之邊隅東西南北不止萬里而又有江淮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八年

三

十一

河漢阻越其間烽火相仍驛路梗塞卽文移往還非數月不能達我皇上明竝日月難逃鑒臨且以臣視督臣洪承疇夙夜自公罔敢自後而識見不及其十之五才力不足其十之四精神不及其十之三督臣嘔心竭蹶事勢轉艱則微臣當之而立蹶可知三邊尙有各撫全楚止臣一身行百里而期千里之程舉百斤而任千斤之重撫躬循省終夜圖維其安能得一當以報聖慈愈覺憂惶莫措迨至分顧各省不能竝自顧全楚不能然後以身試法微臣誤封疆之罪粉身莫贖矣程才量力審勢揆時情形實實如此輒敢冒陳天聽籲懇聖裁萬不敢有一毫規避之心自干國憲也伏乞皇上鑒臣愚衷察臣謫劣特免總理重任於內外諸臣載簡才品優卓資望深隆者俾與督臣分領撻伐而微臣躬執鞭弭誓瀝血忱以聽指揮力捍楚疆共圖討賊封疆幸甚愚臣幸甚臣未敢

擅使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八年

十四

廿三



竊維殺賊需兵用兵需餉此常理也乃今日兵少而賊多兵飢而賊飽兵勞而賊逸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愈剿愈煩生靈塗炭已極事勢至此不得不用權變矣臣有阻賊疑賊飢賊之法雖創而實使須下而實奇奉行全在有司提掇仍須府道業已一面頒行并飛咨各省直撫按然非經皇上天語特飭懸朝廷大賞大罰以待則無徵不信成效難期臣是以不避瑣煩列陳其概一立團寨築壕塹以阻賊賊奔徑道頗多每州縣境內遠近必繇之路亦自有數有法焉凡居民近山險者立寨多村落者聚團寨必有泉可汲并擇其路窄而陡峻賊不能攻者團必大村鎮人力眾多周圍挖深壕布密等築牛馬牆其近團路徑用荆棘樹枝木石壘斷再張毒弩等項於內使賊難近夫是之謂阻賊一挑鄉勇設游兵以疑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八年

五

1013

賊每股雖號數萬婦女老弱半焉精強之賊借老弱婦女以壯聲勢老弱婦女恃精強之賊以拒官兵擁眾依山伺我遠近悉我虛實疲我師徒有法焉募各鄉居民勇敢當先者州縣印官時時犒賞鼓勵使其父母妻子安置寨團或遠避他所止留敢死百餘輩多則數百輩名曰遊兵各持悶林板斧長短鎗庫刀四樣軍器晝伏高山深林偵賊來往多則避之少則狙擊夜則銜枚匍匐或劫其營或竊其馬騾衣服器械或伺其醉夢而殲之使賊不知所從來夫是之謂疑賊一收資糧斂頭畜以餓賊賊依山爲橫因食於民官兵進剿追逐眾寡飢飽勞逸之數相懸安能必勝有法焉各州縣印官單騎徧歷鄉村凡近城三十里以內士民急將糧食財搬移入城三十里以外或運至山寨或收入大村聚團固守牛

全馬騾雜畜等項多方收斂務使賊無所掠士民如不遵行敢以

貨糧供賊者依軍法重治夫是之謂餓賊以上三項小民懷土者  
覺慮始爲難守令偷安者恐力行未易臣獨以爲非此則雖用數  
十萬精兵數百萬厚餉賊平終無日也況今三農之暇正便舉行  
項臣自楚入豫所歷光羅信陽就深山窮谷之民而指黠之無不  
環臣之膝叩頭流血踴躍願從者繇是觀之士民何嘗不可鼓動  
皆有司不實心不虛心不細心爾州縣印官倘或呼吸不靈虛文  
塞責容臣會同督撫按諸臣摘印羈候特疏參提重治以罪道府  
並論庶幾其有濟也或謂山野旣無所掠賊必併力攻城是誠可  
慮然以民飽賊仁者不爲藉寇以糧寇將日橫臣亦深思熟計之  
矣伏乞皇上電照睿裁施行爲此專本請旨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八年

六

明史紀事本末

謹題爲勦蕩須審大局兵餉須握全籌督理須盡專力謹再陳三  
大切要事宜特請明旨敕部確覆施行以早勦討賊至計事竊照  
微臣任事者也非議事者也維當一意辦賊豈宜屢疏瀆陳顧封  
疆民命所關任議原非兩局而兵機賊情所係呼吸便爾異形臣  
前疏會謂知無不言爲無不力卽一刻一圖維猶恐爲之不盡也  
卽一刻一拜疏猶恐言之未詳也是以勦寇十要如辦餉籌兵用  
人任將設險五事已經條奏荷蒙皇上俯採芻蕘尙有定功畢明  
分合專責成以民攻賊以賊攻賊五事未敢冒昧敷陳必須勦蕩  
大局兵食全籌督理專力確有成畫後五事方可次第力行也何  
謂勦蕩大局賊橫逞八年狂奔七省擁眾四五十萬分股百十餘  
營氣候成矣其爲害實前代所未聞而視下插爲更甚也臣與督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八年

七

臣有戰而無守有勦而無堵而各省撫臣仍宜且戰且守且勦且  
堵主客馬步奇正之兵缺一不可更須以天時地利配之目今天  
氣嚴寒河冰易結強寇耽耽北渡深慮震驚畿輔及分蔓山之東  
西此時大河南河防兵萬餘猶存乎見少也轉盼春融則此兵皆  
可爲戰爲勦矣黃流天塹但使羣賊從秦晉河北而來者不復仍  
奔秦晉河北而去豫楚江淮之間尙可收拾卽以中邊物力全注  
於此而向後所全政多維絲素而奔豫楚南直後繇豫楚南直而  
奔秦萬徑千山安得長城爲界若欲以兵守之一路千兵十路萬  
兵百路則十萬兵矣而賊奔之路又何止百也倘令厚餉多兵畫  
疆爲守僅供戍卒之用不幾以山谷爲軟困擲金錢於坐糜乎臣  
審度天時卜插每橫於秋冬而春夏多不敢蠢動今宜多調延甯  
甘固之兵以屬督臣多調薊遼關甯之兵以屬微臣旗鼓相當各

分五路不拘秦豫楚直直搗橫衝或迎賊之頭或襲賊之尾或邀賊之中賊分而我亦分賊合而我亦合猶慮深山密箐羣寇易於奔竄騎兵不便攀援容臣會同督撫按諸臣再調川箠滇黔之兵慣於登山涉隘者一二萬以佐騎兵之所不及中外勿惜經費有司勿憚苦難各省直勿吝餉金縉紳士民勿事橫議大家齊心合力效願除兇合天時地利而又濟以人和大戰百餘斬級千萬待賊乞降歸命悔禍投誠然後再議散遣安插潢池既靖薄賦輕徭卹生弔死保固元氣此則剿蕩之大局也以上一款伏候聖明下兵部確覆何謂兵餉全籌從來處常用文禦變用武是用兵原一變局也而用兵以勦流寇且以勦今日之流寇尤變中之變者也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賊橫且多之甚而後再議增調之兵著者已落後局乃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兵至且集已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八年

六

久而後議續請之餉時時寓有危形况乎請未必得得未必數餒卒從戎則弱爲寇則強是八年來驛騷而調之兵反樹賊黨積累而用之餉適齋盜糧也况均之餉也早一日則軍見德遲一日則兵賈怨均之本色米豆草束也餉有款項有司得以先期料理費省十三餉無款項有司聊且計日支吾費多十五甚而將無作有剗肉醫瘡又甚而重派橫征敲骨吸髓弭亂致亂令人疾首痛心於此而無變計恐殺賊一而從賊百殺賊百而從賊千也欲令賊盡民將與之俱盡矣夫以天下國家之大錢糧兵馬之難分疆而理者各自支吾當局而理者逐時補湊雖繇時勢所迫獨不可通盤打算乎謹查部議兩直豫秦楚蜀堵剿戰守之兵以十萬計分之五省每省仍不過一萬七八千也恐未足當賊姑就此數論馬兵行鹽糧草每名日支一錢二分步兵月餉行鹽每名日支六分

馬三步七計餉一月費銀二十六萬此約略言之也至於米豆料草年來寇患兵荒赤地千里價高數倍大米每石二兩五六錢小米每石二兩一二錢料豆每石一兩六七錢料草每束二三分目前已難措辦向後猶恐日增部中定價止及三分之二是以有司一聞大兵且至人人皆欲服毒投繯以自盡爲幸聖明在上此何等世界而可令有此光景也臣是以千思萬想瀝血嘔心前者辦餉一疏酌議鄉紳士庶因糧輪助并內庫折色及事例廣開合此三項歲可登金錢一二百萬已蒙皇上俯俞若通天下行之猶可擴充其數如此辦餉實實不病民不損國此外所不足者再議題留公私兩便大餉既寬然其有餘地則主客馬步戰守之兵或調或募或增無所不可此則兵餉之全籌也以上一款伏候聖裁下戶兵二部確覆何謂督理專力臣與督臣既膺討賊之任惟賊是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八年

九

上

求兵機呼吸宜通西北東南似難區別原當分而合合而分者彼以三邊此以全楚兩相牽制兼顧實難督臣向日曾辭三邊微臣近日曾辭楚撫俱出急公至念敢懷規避私心此當以廷議之僉同上聽聖明之獨斷者維是督理而既謂之總取其責任與事權相配也勦兵不得分派明旨業已屢頒但各省直撫臣俱有封疆重任一處有賊一處求援一處需兵一處求調不應便成吳越分應何以支持夫粉飾太平尙可調停遷就用兵勦賊豈容委曲游移故督理必有專餉有專兵而後可盡專力臣與督臣須各得馬步戰兵三萬馬三步七每月各須餉銀十餘萬金尤必有餉而後可安意調度更祈皇上專委督餉部司二員分管督臣與臣勦兵之餉查催完欠清釐虛冒隨臣等往來庶督臣與臣可以畢力於兵戎不至分心於錢穀各省撫臣應用戰守之兵題留之餉聽其

自爲確酌專精料理不復用督理勦餉而分督理勦兵以致錢糧  
之頭緒互淆兵馬之馳驅無定蕩平之效似可計日而成此則督  
理宜盡之責也以上一欸伏候聖裁下吏戶兵三部確覆凡此三  
大機宜臣不敢一字浮游一言欺飾總恃皇上俯鑒微臣之樸忠  
也抑臣更有披瀝焉今日封疆之吏萬苦萬難冷雨淒風之下紅  
塵赤日之中鐵馬金戈時時寄性命於鋒鏑豈特鮮居官之榮抑  
且無有生之樂維恃此忠君愛國之心自爲鼓舞而不倦更藉彼  
益友良朋之力共相體諒以有成若不問其事之難易不顧其人  
之生死一味求多責備在識力不堅者必至困人以易向曲事弭  
縫卽精白自矢者亦且避忌而灰心從何展措頃臣跪捧聖諭我  
皇上猶曲體羣臣而况比肩事主者乎臣從此誓同督撫諸臣力  
圖勦蕩之舉謝絕情面應酬是非付之公論功罪聽之朝廷於應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八年

三

川川文

題

盡職業之外毫髮不敢縈心也統惟聖明睿照施行臣謹會本謹

經理屯田種馬疏 崇禎九年

宣大虛象昇 宜興  
總督

竊思屯政廢而軍貧馬政廢而兵弱此今日極做難返之大病也而在宣雲兩鎮爲尤甚臣自出居庸關沿邊閱視弁察人情風氣之宜但見地土荒涼居民寥落米糧豆草湧貴異常詢之二三野老僉云此中有地而苦無人有人而苦無牛具籽種卽或有地有人總措種具而賦役旣繁收成又薄得不償失故多委而去之臣竊謂不然凡地利天時未有不與人力相配者也宣雲連年被虜又值年歲凶荒失業之軍民因無生趣遂無生理夫豈眞不毛之地也哉從來生聚先於教訓屯法急宜講求但其效在三年之後經營拮据之始末有不苦難而多費者倘或傳舍其官邀幸旦夕則已若疆臣視國如家由庶而富而教舍此別無良圖或遠或近或軍或民廣爲招徠給以種具此下手法也其間因時因地因人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九年

三

上〇

爲之參調劑量須於經始後詳計力行未可以條陳盡也至於營伍戰馬中土所產不及邊方邊方所產不及夷地先年開市我中國實借以收夷之利分夷之長其後市廢而夷馬盡爲夷用矣各邊又不知種馬專仰給於倭解市買費多而不得其用及與虜遇人馬俱各披靡蓋人不足以敵虜而馬不足以載人何怪虜騎屢番突犯不能一矢相加乎惟是種馬之利亦在四五年後蓋一二年而孳生三四年而繁衍閏五年始強壯可供馳驅通計五年內此牡料草之資以視頻年買解之費可省十五此法甚善而計目前者必以爲迂乃天下事每多誤於欲速畏難臣今爲封疆軍旅思長久之策是法正宜急行耳以上屯馬二款實籌邊五計裕國遠圖臣前疏練兵措餉爲治標今疏種馬屯田爲治本標本兼治安攘可期但所需資本不貲約略計之得銀十萬乃可措手當此

中邊多事內帑空虛司農告匱臣何敢再向聖上一一籲求惟望  
皇上敕下戶兵二部并太僕寺權宜搜括設處十萬金暫作那借  
之數容臣畢力料理漸次補還至錢糧經手之官卽宜責成委管  
屯馬之官容臣會同宣大監撫按諸臣虛公選委另疏題報職名  
未敢造次用人也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九年

三

用人修具飭法治兵疏

崇禎九年

宣大盧象昇 宜興總督

臣自十月初二日出居庸關由宣邊以達宣鎮由宣鎮以抵陽和跋履兼旬馳驅千里諸凡協路將兵邊口衝要以及城堡墩臺錢糧器械等項逐事親查一番不覺憂心如焚焦思欲絕驚念雲雲艱窘之狀所見更甚於所聞也臣今於本月二十五日抵鎮城簡練標營兵馬并以標兵練法次第通行宣大兩鎮暨協路邊堡大小諸弁仍與之列款訂期明賞飭罰痛洗從前虛應之習力圖向後振起之模若其呼應不靈督率因效即當先請國法首正臣辜斷不敢粉飾因循致令封疆一誤再誤也然所早夜徬徨靡措者有三大事焉以錢糧之匱乏也而積逋又日甚一日以兵馬之單虛也而凍餒又日甚一日以邊地之遼曠邊牆之難恃也而虜勢又日橫一日危窘多端支撐無策是以官其地者朝奉簡書夕膺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九年

三

國憲但見窮邊苦塞頻年送舊迎新疆事固多債轍覆餗之虞人才亦滋竭澤逝波之嘆究竟決裂大患國家受之微臣於此不禁低回嘆息忠憤填胸而計無所出也唯幸聖明在上神武布昭睿照炳於當幾幽遐盡蒙洞燭臣敢不大其心堅其志罄其犬馬之力以圖一當於疆場日來終夜以思應行應言者何啻千頭萬緒除修邊事宜標營兵餉種馬屯田諸務已經疏請此外則莫如用人修具飭法治兵爲急矣從來用人必人與事相配臂與指相聯上與下相信而後可相需以有成况乎起敝回枯尤難旦夕責效頃臣過柳溝晤懷隆道參議胡福宏過雲州晤赤城道僉事李仙風過宣府晤口北道參議賀鼎至陽和晤兵備道副使竇可進冀北道參議聶明楷朔州道僉事朱家仕諸臣才品識見皆足以有爲如賀鼎則精明而有擔當胡福宏則沉毅而有條理竇可進之

通才出以爽辣李仙風之幹濟出以詳明聶明楷見遠而駕熟鞭  
輕朱家任心細而運斤迎刃謂非封疆之選不可但虞遷轉無常  
未免官爲傳舍伏望聖明責成久任仍乞稍寬文網俾各展布所  
長在諸臣不至以危地生畏避之心在微臣亦得以羣力效抒忠  
之益誠便計也至若程能課績當以一年爲期如一年之內該管  
信地虜騎不入卽宜加陞一級虜或窺疆而能大創使遁功與匹  
馬不入等其諸製器練兵修築屯種一切興釐要務果有奉行實  
蹟者仍與隨時題叙以優異之典及之庶乎激勸斯彰羣情共奮  
以上用人一款應候吏部議覆從來戰守必有其具而盔甲火器  
爲先所需者鉛鐵耳稍黃耳倘一一歸之市買當此三空四盡安  
得如許金錢古人煮海鑄山因民利導其法可倣而行臣觀宣雲  
一帶地方雖極苦寒而山澤之間銅鐵鉛硝俱堪採用若令戰守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九年

四

諸兵於團練之暇就近可取以視遠方買運省便實多夫銀鑊不  
可輕開蓋恐奸民聚結爲患若鉛硝銅鐵其爲利頗微盜賊奸民  
不至生心於此况邊方與腹裏不同軍旅之事與有司又不同省  
買運之費量給倉軍使免枵腹之虞而我收銅鐵鉛硝之利有益  
無損豈不瞭然以上修具一款應候玉部議覆從來封疆罪案立  
法非不森嚴每當交墨之時輒皆畏虜不畏法以故敗於潰逃者  
十七敗於血戰者十三至各路各口參遊都守操把等官分信而  
守遊哨以防舊章明明具在乃虜近不覺虜入不知任其自去自  
來封疆日損日壞夫豈法之不行要亦行之有待是以人情希倖  
免於後遂爾忘警惕於前則行法於後先緩急之間關係實大臣  
今特請聖裁除大帥監司臨陣逗怯及玩誤軍機據實題參候旨  
正罪外武官自副將以下文官自知府以下如有恇怯逗遛抗違

玩誤者容臣立行軍法馳奏上聞庶人情聳惕以上飭法一款應  
候兵刑二部議覆從來用兵未有不閑節制不諳奇正不闕虛實  
而能決勝者亦未有人馬不相習技藝不講求呼吸不聯貫而可  
言節制奇正虛實者臣自出關以來閱視鎮將營路等兵觀其武  
藝無非花法死套及令縱馬馳驅且多仆地跌傷以甲冑則色號  
參差不一以營陣則部伍混亂不齊甚至一路將而營馬不過百  
餘匹者一守操而戰馬不過十餘匹者且多羸瘦不堪加鞭卽倒  
臣急究其根因覈其原額詢其草料而各官攬眉哀控謂貧軍月  
支馬料八錢每日僅以二分六七釐計十數年前豆每升不過四  
五釐草每束不過二三釐僅可支用今豆每升貴至二分零罄馬  
料一日之需止可買升餘之豆存活實難他如城堡墩臺戍卒有  
月支糧銀八九錢者甚而有六七錢者又甚而歷欠至四五月不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九年

五

能領者單衣掛體竟夕無餐凍餒僵亡日逐見告微臣目擊此情  
旣爲駭異更切悲愴恨不繪瘡人羸馬之形以祈皇上天恩一視  
倘從此絕無補救將見衝邊士馬救死不遑驅以當虜徒滋糜爛  
耳由是言之宣雲實實無餉甯止餉缺宣雲實實無兵甯止兵單  
至若練兵之道大小諸弁尤屬從來未曉率此以往虜至卽危雖  
日討文武將吏而誅之何益明旨所謂從頭整頓悉慮綢繆固非  
一端而目下治兵爲急但頭緒多則心志亂更張驟則耳目驚臣  
愚以爲簡練次第將由淺及深由近及遠以標兵爲榜樣而督率  
首及於宣雲兩鎮之兵以鎮兵爲榜樣而教習通行於協路戰守  
之兵蓋不惟戰兵宜練卽守兵亦宜練精神欲奮時日欲寬而足  
餉尤爲根本除臣標兵數單而餉薄已經專疏懇陳宣雲兩鎮如  
健兵營月餉頗厚無煩再議其舊額鎮標月餉僅抵新設健兵月

餉之半厚薄相懸尙須參酌臣當再與兩鎮總兵官商榷之所最苦者協路守口軍兵以每月八九錢之餉而逋負動踰萬萬屢欠動至半年以致衝邊士馬生活爲難大小將領凡歷任宣雲者惟求速逮速斥此尤邊方第一可慮之事今欲從頭整頓則從前本折積逋先須設法補給向後京民二運務期按月關支庶各軍兵餉口有資可責以知方有勇不然故者堪憐逃者堪憫鋌而走險者堪憂臣不知其所止也以上治兵一款應候戶兵一部議覆總之封疆大事莫急於宣雲莫重於宣雲莫危殆窘迫於宣雲縱令事事湊手亦必三年而有起色微臣不敢求皇上於事後寬臣之罪但求皇上於事前用臣之言并望在廷諸臣設身處地以諒臣之心痛切相關以應臣之手謹會同總監撫合詞上請臣無任戰慄悚惶待命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九年

三

川文上

臣於四月初七日接到兵部咨文爲覈實邊備預整防援請旨責成立等因奏事奉旨著各該督撫鎮逐一確實條晰依限速奏等因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月十一日具疏回奏先陳大端督屬遼遠所有共事撫鎮諸臣近者三四百里遠者千餘里諸凡徑奏會奏事宜須各有一番籌畫臣且旦夕望之矣顧臣叨督三方不論大將裨將戰兵守兵亦不論遠邊近邊地夷地險皆須參詳覈實以告聖明詳味樞臣之言曰現兵如何訓練有警如何應援并用何將統領坐定主名斯誠戰守之實著乎宜雲事勢與薊鎮大不相同薊門當以守爲戰宜雲當以戰爲守二千三百里長邊處處逼臨虜境平坡四望徑路千端矮薄邊垣土頽石塌非惟若斷而若續抑且似有而似無於此而侈言匹馬不入以爲功是欺皇上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七

101

也設或虜入謂三鎮現在之兵及臣標旅遂謂動出萬全是亦欺皇上也臣所恃者惟有皇上之大賞大法在於以鼓勵悚動各將兵之心虜來則破釜沉舟合併羣力與之決一大戰耳若戰而大捷固將快京觀之築寒戎虜之膽其或小挫之又或殺傷相當亦知中國尙自有兵不敢正視惟聽其自去自來有利無害遂使塞馬驕嘶乃爾我之兵將又皆畏虜不畏法臨時只辨得一逃果能力戰且能人人力戰而失利者凡幾也哉臣是以請練標營請飭兵政無非實做實言不敢一毫虛假今標營業就緒矣初二次練法昨回奏時俱冊報兵部矣若標兵不堪戰何以責總兵又何以責協路臣特行節制五營每營各取職名保結狀三張各取職名軍令狀三張保結自上而下將領保其坐營千把坐營千把保其百總隊長百總隊長保其伍兵是也軍令自上而下百總隊長伍長

具狀與本管坐營千把坐營千總具狀與本管將官各營將官具狀與臣是也其中馬步戰兵但有老弱虛冒臨敵不前大小將領但有庸性逗遛用命不力者上下一體坐罪此雖新行實係古法必如此而臂指乃可相聯律令庶幾共曉臣不敢寬標營又何敢寬各鎮乎若夫防勦機宜未能預設臣請籌其要者如虜犯宣鎮各邊宣府撫鎮聞報宜徑馳永甯柳溝首先扼虜東向與薊昌諸兵關內關外互爲聲援臣督標旅徑馳懷來調度兵將截殺大同總兵官宜徑馳宣府近地視其東西南三面向往協力合禦山西西宣府總兵官切勿輕動惟責成雲晉撫鎮嚴兵堵勦互相應援臣視薊宣昌聲息若何方敢西向若東西分犯臣惟專顧陵京若宣雲竝犯臣亦先捍宣鎮若去薊昌稍遠并去宣鎮亦遠大勢俱

明臣奏議

卷之十

景順十年

天

犯大同山西臣卽隨時審勢督兵而西兼顧雲晉其他各路各口額設之兵止宜責以守不宜責以戰信地職名按籍具在憲典昭然各鎮各邊所入之路要在臨機策應難以先事預期設或犯薊門三協以彼中督治監撫之壯猷兵馬臺牆之整固自萬萬無虞但陵京爲重臣旣統率標兵并飛檄宣雲兩鎮之兵分道入關計程計里刻日刻期應援協勦仍將山西總兵官移至大同以備策應備各鎮官兵調度不靈違違觀望臣恪遵新奉明旨鎮道副將參拏參遊而下立正軍法不少貸也今將陽和兵備道臣呈報到節制五營將領千把等官并百總隊伍兵丁互相保結及各軍令狀一咨送兵部立案一存留臣衙門照行若三鎮總兵官及其鎮標兵將臣已專差守取并發款式與之取到卽當達部另疏報聞再照標營新舊官兵共一萬員名題奉欽依經制五營各官兵一

千九百員名又鞞門官丁五百員名先據道將詳報盡數募完勤  
加訓練盔甲器械數月來粗已整備目前如遇諸邊有警除鞞門  
官丁及標兵留防陽和鎮城外隨時東援西剿者爲數實可七千  
亦成一旅矣至領兵聯名中營係總練副總兵白安左營係參將  
劉欽右營係參將馮舉前營係新題遊擊管參將事朱尙義後營  
係新題遊擊管參將事李昌齡五弁雖非上選而勇略俱自過人  
今日將材極難是卽鐵中錚錚者微臣鼓而用之堪收一臂之效  
但營伍初定覆奉明旨中營改總練副總兵衙門左右前後四營  
改參將衙門臣前疏請改給關防已蒙敕下該部并乞聖明申諭  
速給施行謹奏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完

乞撫馭滇兵疏

崇禎十年

宜大盧象昇

總督

宜興

微臣身任巖疆自治不暇居邊而計腹當虜而議寇是之謂越俎  
古人所戒也乃臣昔曾剿賊中原非漫不經事者而滇兵則又當  
日微臣所謂追思往事目擊情形封疆軍旅所關分誼終難緘默  
竊思寇患於今益十五六年矣腹裏地方原無額兵額餉要皆取  
之召募征調召募則必於就近而中原柔脆之兵遇賊徒滋糜爛  
征調則必於遠方而邊關精銳之旅久戍亦漸彫殘從前可悉數  
也况以邊兵剝腹寇寇未盡而虜生心腹未宥而邊告急總是朝  
廷疆圉將急虜置寇乎抑將急寇置虜乎臣自崇禎九年正月十  
七日到總理侍郎之任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奉詔入援在事只半  
年耳此半年間歷盡江淮豫楚大小數十戰俘斬六七千奔馳萬  
餘里一切兵情民情無不身爲體察悉慮調停故所至之地士民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三

頗相信諒而邊關悍卒亦幸保無譁然當日餉匱難支其情亦岌  
岌矣若滇兵者本非朝廷豢養之卒又非滇省額設之兵萬里微  
調而來實爲忠義所感乃兵方入楚臣已北行在事者旣使飢疲  
乏食洵眷多虞及今撫馭無方究竟如何收拾臣謹以當日徵調  
始末及此兵困苦情形據實指陳焉先是崇禎八年九月內臣自  
鄖陽移撫全楚彼時豫寇正猖楚省陵藩有劉牀大患節奉增募  
戰兵一萬之旨何敢玩違顧楚人脆弱目不知兵於是議調於黔  
蜀滇南而軍旅大事無敢任者適原任高平知縣侯宏文先因監  
紉晉兵援楚臣見其膽氣可用留之行間本官慷慨願行隨爲具  
疏題請該吏兵二部議覆加以南陽府推官職銜軍前監紀往滇  
募兵明旨炳然具在也臨行之日臣滴酒爲誓勗以大義本官無  
慮糧臣隨時分俸以贍之各兵無安孺宏文又自認設處以充之

臣止措發餉金八千八百兩投之本官期以募止三四千若沿途  
支用不足再爲接濟而此八千八百兩之銀多半皆臣搜括設處  
非盡正餉也舊樞臣張鳳翼復因關甯薊密之師不便久於內地  
前後公移手劄促臣招募者不一而足至上年三四月內虜信愈  
迫議增邊兵於是廟堂之上省直之間若閩若黔若滇若蜀俱籌  
徵調且惟恐調之不來臣准部咨又飛促滇兵數次夫豈得已哉  
楚滇相去往還萬一千里而遙滇將龍在田龍爭先及許成名等  
非土司卽加銜之弁流爾好義奉公捐貲赴調微臣若在豫楚當  
爲瀝血陳情請旨優異乃不意先期奉命倉卒北援旣經謝事量  
移勢難遙揣踰度其兵之騷擾與否不能問也其餉之匱之有無  
不敢知也惟日見豫楚當事諸臣有因滇兵騷擾論劾者有爲滇  
兵殺賊報功者有謂滇兵乏餉而事勢可憂者有代滇兵請糧而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三

苦無款項者夫臣去婦不言井臼儘可局外相看但蒿目時艱於  
心何忍頻頻致札於豫楚諸臣早定滇兵額餉又嚴責侯宏文等  
務遵紀律勦寇圖功本年六月初一日據監紀推官侯宏文及滇  
將龍在田等稟爲孤忠未達達戍無糧謹將調到兵馬齎措餉銀  
血戰功苦據實回報事內稱職等奉檄調募滇兵蒙本部院止發  
楚餉八千八百兩除先調黔省張平兵一千用銀一千五百兩外  
職宏文僅齎銀七千三百兩至滇聘調土司將官龍在田等又蒙  
本部院移文雲南李按院專行雲南布政司那借一萬兩原議募  
兵三千乃職在田等從公計議流賊動稱數十萬三千兵馬濟得  
何事情願捐貲報效通計買象買馬及製造衣甲器械并募集土  
司滇南義勇精銳八千三百有奇戰象四隻戰馬一千五百匹共  
費過十萬餘金職宏文亦破家料理費過二萬餘金且萬里征途

開關歲月兵分三撥載星驅馳及至楚省苦狀不堪職等止有一身尙存妻子未鬻耳頭撥兵九年八月抵荊州及遇大賊鬪場天八大王等攻掠荊州奮力驅除保全荆屬二撥三撥於十月間陸續盡到追賊黃麻一帶連次建有微功又擒巨寇郭三海等掃除中原大患迄今兵無宿飽馬不停蹄坐餉未開行糧鮮給所過地方圖得一餐果腹乃在豫推楚在楚推豫從來有十月從征之兵止支三兩月之餉者乎烏合多兵爲數近萬朝不保暮何以自存職等百計調停幸免脫巾大禍反以騷擾見參自念破家徵調無非上爲朝廷今死於兵不若死於賊死於決裂之後不若死於困頓之時邊遠孤忠一字一血懇祈本部院轉言於豫楚各臺早爲定奪但使餉有歸依兵無潰決職等身家性命不足言矣等因具稟到臣該臣再四閱之不覺惻然心動悚然滋憂朝廷費無數金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三

錢養兵任將平時有月餉廩糧遠調有安家犒賞更且米豆行鹽無不先期定給衣甲械馬一皆出自公家如此多方養體恤深恩偶煩庚癸之呼輒思曠日作難乃滇兵亦兵也滇將亦將也天末遠人破家爲國懷忠負義而來彼將何所爲也據宏文等冊報募兵以八千餘計戰象馬匹以一千五百餘計自滇至楚計程三月雖甚節省亦須安家行糧五萬餘金衣裝器械二萬餘金戰馬戰象價值三萬餘金卽此所費不下十萬而臣所給止七千三百兩也雲南布政司所給止一萬兩也合之僅一萬七千餘兩此外八九萬兩豈其天雨地湧則宏文在田等變產捐貲之說夫豈虛言卽今予以厚餉優以級銜猶慮不足以鼓其心酬其伐而忍苦問關若此能免呼天向隅也哉宏文起家科目在田世襲土司雖遭逢不偶窘迫無聊自當至死不變如彼八千餘烏合之眾旣苦

無以自存甯不鋌而走險同爲王臣誰非赤子願當局者慎思之  
明辨之也至於騷擾情形亦當虛公衡量夫人終日不食則飢三  
五日不食則死安有萬里征夫額餉全無著落行糧供應不時千  
萬成羣旦夕難保而不爲亂者年來西告搶掠東報譁逃朝聚同  
舟暮思操刃此係滇兵否乎方今外虜內寇廓清戡定無期措餉  
籌兵廟算殷憂未已若輕棄遠征之旅而重傷天下忠義之心臣  
不知其所終矣如謂剿寇不應用兵滇兵不應遠調則當處具疏  
調兵之人不當處破家應調之人臣願降級戴罪以贖宏文在田  
等不然身任封疆者雖欲以羣策羣力效忠朝廷將來一人不肯  
應一步不能行矣此豈一身一家之私事哉伏乞皇上敕下該部  
從長確議定奪施行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三

川一

再陳撫馭滇兵事宜疏

崇禎十年

宣大盧象昇 宣興總督

微臣於本年六月十八日恭具滇兵萬里應調一疏拜發後卽親提標旅路宣邊而東前疏尙未奉旨適從邸報中見禮科左給事中劉安行一本滇兵急宜安置等事奉旨據奏侯宏文恣淫無忌久失軍心以致亂兵劫掠襄樊剝膚甚慘殊可痛恨著革了職該撫按嚴提究擬速奏新舊理臣務將滇兵處置得宜安插糧餉各有著落陳良訓侯代出境不得輕卸疎誤該部知道欽此是滇兵缺餉堪虞聖明業已洞鑒責成處置安插計當事諸臣必深思而熟計之矣惟是土司龍在田等捐貲應募萬里間關此兵始末情形微臣前疏已悉近日在田又復具呈投控謂前後所費不下數十萬金臣疏止言八九萬者蓋約略言之耳今之人簞食豆羹見於面卽富如猗頓誰肯忘家爲國如在田輩者乎且在田天末遠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三

人豈臣一紙檄文可致當日題奉明旨實慕朝廷之德意而來故不惜巨萬貲財召集征夫戰騎勿論其果能當賊曾否奏功卽此一段忠丹便足令人心折年來大帥偏裨身荷國恩金玉橫腰綸匱世及尙多剝軍自潤觀望苟全以視在田等今日何如微臣於此更不能不拊膺三歎也我皇上仁恩普被風勵臣民於官生士庶之義助者有旌捐輸者有旌然多不過百千已爾至於數萬數十萬又且得之滇南土司而關係封疆軍旅之事使無特恩曠典顯示激揚則從此志士灰心良非細故若監紀推官侯宏文由乙榜起家先任高平知縣崇禎七年晉撫委監李卓曹變蛟等兵入楚初非無端自售但其意氣激昂不拘小節志大言大亦稔知特以行間用人原在因材器使彼全軀保妻子之臣苦無當於緩急而後用及本官去其縣正之實缺予以府佐之虛銜經歲從戎

竝無廩糴胥役且費捐募多金若果自私自利計不出此矣但近來舉動不臧情狀實難遙悉科臣劉安行非輕易論人者而微臣始終不忍不爲代請則以當日具題委用者實臣檄調將兵者亦臣致在田宏文輩破家而來不進不退不死不生者亦臣此輩當日未嘗負臣臣安得負此輩也卽使宏文今日負臣臣亦終不可負宏文也蓋宏文負臣臣應受人不當之罪臣負宏文則凡兵凶戰危之事人方裏足不前從此愈以臣言爲穿矣至於負宏文而因以負滇之兵將使烏合無歸釀釁滋害違人報效徒累身家海內懷忠負義者必將動色相戒首鼠百端虜寇旦晚卽平然且不可况兵事方殷疆場正當用武之日乎滇兵處置之法臣有未議凡三一則厚撫該營將吏兵丁早爲定給糧餉月餉照省直主兵行糧照調援客兵給發以時申嚴紀律待新理臣之至鼓勵圖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三

功猶愈於再費金錢另爲召募也二則簡其精強汰其疲弱覈其原來官目以定去留回滇官兵每人量與路費一二兩仍給糧單計程計日於所過州縣關支其領兵各官量授職銜劄付併行彼處撫按給匾獎勵使得歸見父母妻孥而存留勦賊者一照前款與之行糧月餉威惠並行庶幾去住皆有歸依著落三則各兵來路旣遙心多怏怏或慮留之不便散之復難均當量給以路費併照現在官兵馬騾頭匹填給糧單責成沿途守巡兵備道等官各於該管地方加意照管約束亦可了目前之事而免意外之虞非然者此七八千窮困之征夫鋌而走險適藉寇兵轉於溝中亦殘多命臣雖不殺滇兵滇兵由臣而死將向來爲國熱腸翻成塗炭生靈之孽案臣安得不爲此輩呼天而請命也他若龍在田侯宏文等自用過募兵銀兩及戰象馬騾器械等費雖爲數不貲初心

本出於急公此日亦難於算補今惟雲南布政司所給之一萬併  
臣先發八千餘兩所當作正開銷者至在田等作何優異遣還俟  
宏文應否原情宥罪是在聖明浩蕩之洪恩臣愚更不勝叩頭陳  
乞矣謹題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奏

六十八

臣西閩晉邊自十一月初十日從陽和起行十七日至平虜路經行五百餘里尙未抵山西邊界而大同各堡所歷者已十之五六矣他不暇論目前有最苦最危最迫之情形則協路邊堡軍兵經年缺餉是也以臣所過如得勝路助馬路右衛路威遠路平虜路各路將所統之兵其餉銀自本年正二月到今分毫未領也如守虜堡靖虜堡鎮邊堡鎮川堡宏賜堡得勝堡鎮羌堡拒牆堡拒門堡助馬堡保安堡衛虜堡甯虜堡破胡堡馬堡殘胡堡殺胡堡右衛城鐵山堡雲石堡威胡堡威遠城威平堡敗胡堡平虜城各守備所轄之軍其餉銀自去年十一月到今分毫未領也各軍兵雖復擺牆立隊乘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無生趣往時見臣督臨猶跪訴轅門紛紛告討此番則皆垂首喪氣而已彼其心豈不甚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三

苦勢豈不甚危情豈不甚迫蓋知臣無以應之討亦如是不討亦如是故付之含淚不言耳微臣知此亦不覺淚下也况時值隆冬地居極塞胡風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馬上重裘猶然召戰難忍隨巡員役且有僵而墮馬者此輩經年戍守身無掛體之裳日餅一餐之飽夫獨非聖明宇下蒼生臣等懷中赤子乎筵而走險所不忍言立而視死亦不忍見一鎮如此三鎮可知臣自受任巖疆以來因民運積逋前後疏凡十上於各省直巡撫則咨催於司府州縣則檄催又繼以守催差官絡繹於途何啻頽枯舌敝而今年積欠更甚往年臣力窮矣臣心亦窮矣通計三鎮戰守軍兵約該二十一萬零除臣督標及撫鎮標兵餉銀壓欠尙自不多未敢籲請外此時計無復之惟有仰望天恩借發帑金十六萬分給三鎮協路邊堡各軍兵每兵量借給銀一兩以延生命臣一面分發令箭

守催各省直民運錢糧輸解稍充卽照數補還內帑仍將積欠最多抗違最甚州縣印官先行摘參十數員從重究處以警其後該管司府官一并參處庶邊事尙可爲也臣拜疏於老營堡之關聖廟中一字一血懇祈皇上立賜俞允倘俟部議則不及待矣微臣象昇與三鎮文武將吏及數十萬生靈不勝哀切叩頭翹首待命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十年

三

一八二

10111

明臣奏議卷之十終

